寒松堂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寒松堂集

(三)

魏象樞著

寒松堂集卷五

序　記　傳

潛室劄記序

某往在都下。聞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學道人也。中心嚮往久之。蓋聞自退谷先生云。邇來侍母家居。去退谷日遠。猶幸時時讀退谷書。終以未得先生書爲憾。然皋比春風。近在五百里之內。走尺素奉教先生。先生欵然若不自足。問某者至再。因得先生文集若干卷。繼得語錄若干篇。某卒業。作而言曰。先生固卓然有道儒者也。隱居潛室中。靜坐讀書。反已格物。直認天性本體。匪一朝一夕之故。每拈一義。出一語。本之乎四子五經之宗旨。折衷乎濂洛關閩之微言。斷之以躬行心得之實理。純而確。簡而易。且大而備。俾聖人之道。如日麗天。學者之心。如湯潑雪。一切虛無頓悟荒蕩支離之談。不辨而自明。不闢而自止。此先生之學所以正也。道之不明。吾無慮焉。先生服膺梁溪高忠憲公。淵源有自。典型尙存。不欲明立宗門。而其深造自得。顧如此。世間有此眞師友。大爲魯鄒生色。某幸與先生異地同堂。千秋一日。未嘗不爲吾道志喜。又未嘗不飮食夢寐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服膺梁溪也。第某不敏。讀先生書。不能窺先生堂奧。曷能贊一詞。竊聞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之爲此書也。豈偶然也哉。行將羽翼聖經。扶持教化。躋一

世於聖賢之域而無難。海內必有傳之者。維時祁侯熊公。剞劂行世。某不揣戔陋。自敘其仰止忻幸之私。附於簡末。以報退谷先生。非敢敘先生書也。

中明子集序

布衣而以理學著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爲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憶昔年輯儒言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隱居韋素。切實爲己。不求人知。往往淹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齎志以沒者。凡此皆道之所寄也。雖掇集未竣。購求尙殷。其於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歎余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實。不爲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彖曰。通天下之志。人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爲之在聖人矣。又曰。爲宇宙完人。無恆者非人。完則至大也。恆則至久也。既大且久。恐踐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爲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恆也。不能當仁焉。則禽獸也。則弗完也。弗恆也。又曰。隨時隨處。把人都做我頭目手足。看他迷惑顛倒處。盡如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滿腔中都是誘掖獎勸意思。又曰。吾輩無千駟弗願。襟期不能爲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脚踏實地。足令天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禪學當闢也。則痛絕之。傭夫可教也。則引掖之。且

玉成之師事陳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辭謂先生爲繼往開來道種特以餘年贖先生之命抑何誠也斥所應得絕產爲雙溪義田至今宗族中婚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概如此雖當日遊於焦文端鄒忠介之門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不果徵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東南之學者尚翕然宗仰之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爲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因愚山向與余同仕京師道誼投合介余西席張君一衡緘書寄余屬爲先生集序余自愧學道數十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爲晚歲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尚存豈非厚幸哉愚山家學有自克繼前徽願與共勉之矣

知非錄序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爲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即物窮理爲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墮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爲先生篤行之事欿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窮理正孔門眞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己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即藥知非即是此即先生耄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眞能知之

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眞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蔚州志後序

夫郡邑之有志。猶天下之有史也。上之備昭代之輶軒。以是非佐褒貶。下之備賢人君子。徵文而考獻。脩教而齊政。所裨王化。良非淺鮮。其大者揆於時。責於守牧。爲尤重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作之期。固不可違者。王益州襄之爲刺史。集當時諸文學。撰中和樂職頌。於今漢紀爲烈。纂修一事。非其人詎易易也乎。蔚之有志。刱於渤海劉公生和。重修於三原來公臨。庶幾彬郁可觀。而時移勢殊。未免闕略之感。值今鼎運一新。文明肇啓。天子命廷臣修賦役全書、孝經衍義、會典品級考諸書。史局方興。則下而推之郡邑志。不應散佚久矣。州守李英正其人也。刺蔚三年。善政未易更僕數。若其表表在人口碑者。念茲地凋殘困苦之情狀。與民休息。未嘗頃刻去懷。夫豈尋常簿書也哉。考績伊邇。慨然以郡志爲己任。謂志係司牧者職守。諸凡政令之因革。風氣之澆漓。食貨之登耗。人文之消長。核名實。挈古今。惟掌故是藉。奈何以凋殘綴之。爰取舊志三卷。招集儒生。詳加考訂。提綱挈領。規以大體。大約遵王制。不涉賤專。重人事。不諉氣數。敬百姓。不幻仙佛。稽實行。不尚虛文。刪其繁。輯其要。用以成一代之實錄。者厥有苦心焉。嗚呼。天時啓而文明暢。觀人成化。纂述原非偶然。且分列十二綱。以統六十餘目。纖悉俱備。足以補前志之所未逮。異日輶車之採。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嘗讀兩漢循吏傳。見孟堅所取。獨重經術。

曰以文章飾吏治。洵哉。志之有裨於蔚千百年不刋之文獻也。雖然。某蔚人也。敢言蔚事。蔚居神京肩背。介在兩鎮三關之間。視他郡邑。尤爲要地。若以舊志志蔚。亦猶是蔚也。乃比年以來。歲穀不登。閭閻蕭索。終歲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之半。鬻妻子而棄井廬者。往往見之。識者有長慮焉。此一編也。今昔情狀。列在目前。猶望後之賢君子。掩卷興懷。得以終始休息之一局。此則作者之意也。夫會今歲秋八月。余奉命旨侍養。菽水之暇。幸覩成書。顧以適際其時。且謂舊史氏也。問序辭至再弗獲。按戴記有曰。鄉大夫飲射讀法。諸禮。鄉士夫得以與其事。志或其類歟。故不揣不文。聊紀時與人之相得益章者。綴之簡末。爲蔚盛事云爾。

湖南按稿序

余於李退庵先生。交數年矣。其人大抵言行相顧君子也。先生丰骨嶽立。外簡而中方。與人了不設城府。時官侍御。首疏巡方宜修實政。先生之言。已見一斑。未幾奉命按湖南。時封疆初闢。大寇未殲。官無宦志。民無生趣。先生從艱難險阻中。行察吏安民之事。懍如也。湖南之紳士父老能言之。事竣。果以稱職報。擢太僕少卿。戊戌秋。裁缺候補。余省親假滿。亦候補。兩閒人時相過從。或論詩。或評所爲古文詞。商搉可否。或以經濟之業。法度之書。互相砥礪。必歸於道而後已。不敢效晉人清談也。近者成子我存按閩省。有謂其奏章甚少者。余以問先生。先生笑曰。巡方非言官也。入境以後。畏此簡書。職在行矣。何多言爲。遂出按稿一帙示余。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益歎先生立言。皆從天理王法國體民情之間。深思而曲盡之。尤以

正己率屬培養元氣爲第一義其告誡諸司一則曰甯褫本院之衣勿取百姓之物再則曰以一官爲重視百姓可欺噫盡之矣又何多言爲哉余乃因先生之言考先生之行良有可風者辰州界上徐帥有郵亭之餽拒之不納仍諭以理增其愧而不欲疑其心嘉魚渡江舟飄幾覆邑令械守者請加罪先生笑而釋之素知李臬司中梧爲海內廉能吏每虛心諮訪事得共濟初忘上官之分卒成莫逆之交諸如此類事皆可傳不謂英妙之年志量遠大動合前賢如此古人一當大任韋奏檄文令記室藏之用以自考也先生之言既見諸行矣其亦有以自考乎

王明府雲中開荒政蹟序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覯也乎王公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薙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變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辦犒師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創殘餓羸之餘導窒理棼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有數困難成之事解嚴下闔闔之門荊棘茫然彌望不覩炊煙者卽二三就撫父老伏白骨黃埃中雞不鳴犬不吠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石田耳雲中絕徼田大鹵更兵火故地蕪地蕪無民無民是無邑也雲無邑當路塞漢唐入而牧者多矣卽軍吏何以禁闌出財物於邊關乎公慮此且熟頃奉有開墾荒

田三年起科之令曰根本可以圖矣遂懸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句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人行之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邊人素諒公卽遠在鄰界者亦坦然耕而不疑浹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最事入當上意俞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邀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憶公自單騎招降時性命身家輕於毛羽循資陟西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君也余向捧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男老稺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臘以爲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循政不見同治亂民如理亂絲不見異勸民引流種樹冷風清刪諸持田器雜兵間不見難當上意不見易但曰吾有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召南陽訓農與利戶口增益劉全椒五日一聽事俾吏卒就田業公卓然今古循吏中泯其異同難易之迹而彰其牧民御衆之才如此吾家食公德久矣遂不辭質言之以慰雲中父老子弟併以勖公遠業云

賑施錄序

余於林兆靖先生未嘗有舊也先撰北遊隨紀一敍及山水一歌望其爲大儒許其爲仁者說者謂余溯先生家世淵源雅可稱述乃爾不則以二史郡侯守應有惠政推尊所出有如此此非余之知先生也余蓋得之莆陽賑施一事云方先生優游田舍歌咏自娛饑饉之凶一聽當事者補救之先生可閉戶謝耳且世靜宇先生業父子兄弟相聚同耕一硯家無三年九年之儲爲鄰里鄉黨餬口計明甚而又乏尺寸

權以傾動當世。卽欲舉修荒政。將何所藉耶。先生乃首倡義施。不難舉千萬家父母妻孥之生死任之一身。儕一時同心之人。樂輸集事。其應如響。復爲之籌畫精詳。疴痒關切。千頭萬緒。條理井然。既著效於維桑。將垂法於後禩。先生之心。殆無窮也。海內講學家。高談性命。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託空談而已。余讀賑施錄一書。坐而言。起而可行。用佐當事爲國恤民德意。了無希冀於其間。安得不以大儒望之。仁者許之乎。願先生授梓以公世。可代一部語錄。提醒人心。卽萬物一體之懷。擴充完滿。蓋由此矣。此則余之所以知先生也。

藍氏餘澤錄序

藍氏之在卽墨也。家世淵源。垂四百年矣。余髮未燥。卽聞而知之。丙戌春。得與海重同榜成進士。且出一先生門。又同選庶常。教習年餘。見其持重有大器。交益善。因詢先世遺業。海重輒以不克負荷爲憂。散館以後。與余職業殊。疑其繼述之事尙有待也。尋奉簡命。視學上江。自念此行若負朝廷。儕法度文章。自我隕越。先人三不朽之業。亦自我敗壞。不敢且不忍於其行也。亦以公愼二字爲之勖。然亦未嘗不諗余之相與以有成也。事竣。果以淸嚴報。方在考較濫觴之時。惟上江獨得中流一柱。余喜而下拜曰。眞藍氏裔乎。眞吾友也。未幾外任督糧。又未幾奔喪歸里。皆余省親抱疴之日。不復聞其建豎何似。戊戌冬。再晤於長安道上。海重言其生還自閩之情。余亦話及垂死來京之故。涕各數行下。手持一帙曰。餘澤錄乃三年讀禮所輯司寇文繡先生、侍御北泉先生、封太史靑初先生遺蹟也。余捧讀一過。凡先世之德之功之言。

或在史編。或在家乘。或在口碑。或在篇什者。歷歷可數。內蘊海嶽之氣。而外發鼎彝之光。理有固然。又安能湮沒而不彰耶。惟是表藍氏之家世者。書匪一人。人匪一代。散佚易而纂輯難。當日守而藏之者。則太史先生之孝也。今日廣而傳之者。則海重之孝也。承先啓後之心。用是慰矣。獨思海重大器也。肩此四百年來之舊家。循此視皇清嚴之故步。自今以往。會有非常之建豎。傳之天下而書之典册。答恩遇而致顯揚。先世之業。又將恢擴而光大之。甯第文字間繼述已哉。時海重伯仲俱在座。命余書此。以志勿忘。意若駸駸乎無所待焉者矣。

李文明實蹟序

余不敏。年幾半百。終日汲汲求之。與人諄諄言之者。實行而已。抑何務實者之不概見也。無他。爲之者其名。而傳之者其文也。名與文無足信。遂並其實者而疑之。亦曰名曰文矣。無怪乎務實之不概見也。近讀李文明實蹟則異是。文明、洪州大族也。去蔚不百里。余聞其積德樂善。署雲中別駕。尤嘖嘖著聲云。客歲捐館舍。里人追思不能已。徐子雲門撰墓誌銘。悉撮其生平實行。勒諸貞珉。足以不朽。今長子晉陽克繼先志。懼無以懸家乘。示子孫。乃倣年表故事。輯成一書。曰先考實蹟。案集中次第。如承家訓子、捐貲報國、崇儒重道、濟人利物諸事。皆鑿鑿與余所聞合。且知父莫若子知之眞。故言之確。言之確故傳之最可信。甚矣李君之以實行聞也。晉陽據事直書。言無溢美。雖竺典道藏禮佛棲元之細事。亦不少諱。殆所謂抱樹噉蔗而不忍忘者非歟。是集也。藏之於家。李氏之子若孫讀之。其立心制行當何如也。卽公之當世諸

凡守財嗜利之輩讀之其立心制行又當何如也自我行之自人效之風化之責非學士大夫任之而誰任乎卽世之釣其名而飾其文者未嘗不以實行稱也不過曰某事令某某德我耳曰某事借某公傳我耳其爲之後者亦曰如是則孝否則不孝耳昔人云無其美而妄稱之則不孝必其有美而稱之爲孝矣況乎懸家乘示子孫肯作一欺人語耶甚矣文明之以實行聞其爲之後者亦祇傳其實行焉而止也憶雲門致余書曰公素不爲人作記非其子爲士士而表其父母者可不作此亦人子也士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忍靳一言令之沒沒乎余固信雲門益信文明之有後矣

傅氏家訓序

古人之爲教也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適而已大約本乎纏緜懇篤之意發爲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余嘗讀諸葛武侯顏魯公邵康節胡康侯諸公家訓率皆導之自適者也近讀傅氏家訓又以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者也夫導之自適難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尤難導之者性也移之者抑情而復性也天下雖無不可感之人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義失而恩且暱矣何可爲訓哉余於此集讀首篇知母道焉讀中篇知子道焉讀終篇又知兄道焉每篇之中沁乎肺腑洽乎性情恩與義之兼周感與應之立效母以子之適爲適兄以弟之適爲適而子若弟能適母兄之適因而自反其不適以歸於適門以內何融融也郡侯上承母命下體弟心著爲一家言以垂訓後人卽作一部語錄亦無不可聞侯初拈筆時且淚且書淚痕透

過紙背。一日過余庸齋。此集適在案頭。有客讀之。侯在座掩面泣下。侯之所以爲文之意。其纏綿懇篤固如此。昔人有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友。余於此集亦云。

倪氏家譜序

間嘗讀史至忠臣孝子諸篇。思其事。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尙爲之咨嗟慨慕。掩卷流連不能已也。當吾世而聞之見之。喜可知已。余客歲邀恩侍養。遶慈膝者年餘。問視之暇。老母輒命說古忠孝故實。令室人眷屬環而聽之爲樂。門以外事弗問焉。今年八月。倪金吾日章走一介持家譜草本來索余敍。余捧帙知爲年友東甌公筆。聞於母竟讀。忽擊節如平昔讀史狀。曷敢謝不斐以辜作者意。按譜。篇章僅數十。乃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始有終。有書有不書。每篇之中。於忠孝三致意焉。從戎之與嗣家不一世。死事之與坐誅不一人。大宗之與小宗不一行。尊祖之與收族不一目。如世家年表。序傳誌銘。家禮祠祀。抑何井井有條也。金吾幼失怙。王父太保公復不諱。乃於出處死生之大。繩武繼世之微。以藐諸孤。悉表而出之。不致如杞宋之無徵。可謂孝矣。然而金吾之孝。不止此也。金吾數年曾與余同班行。望之則恂恂似儒者。時或過從。日惟讀書賦詩。所談職分外。絕無躁競一語。殆學古有獲而迴出紈袴耶。抑有感於太保公之遺言。奉爲龜鑑耶。孟子云。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余益知金吾之成是譜也。以昭源本。以篤宗盟。以誡子孫。如是始稱不匱爾。雖然。天子以孝治天下。未嘗不於孝子之門求忠臣。余願金吾立心制行。不愧古人。異日

鐘鼎名著。帶礪功高。有傳之山中者曰。此宜與倪氏後人也。余且喜。藉以慰我堂上人顏色。甯復咨嗟慨慕。有不相及之感乎。東甌公熟讀史。且知余。當以余今日之言爲不佞再以告金吾。

潘氏家譜序

藏山潘君。山中隱者也。質朴醇謹。居家惟務耕織。間一入城市。如桃花源中人。煙霞之氣。撲人眉宇。所談自循理樂善外。不掛齒頰也。稽其行誼。尤以孝友爲重。嘗追念長兄篤於孝。蚤亡無嗣。以次子珉承繼。且割己產之半與之。文正之仁。公藝之義。洵可風哉。至其敦睦親族。復欲構家堂置學田贍鰥寡。尚有志未逮。近因世代日遠。支派日繁。木本水源。惓惓在念。乃立家譜。垂示後人。自其西蜀之本籍。都門之宦遊。以迄定與之遷居。悉記載焉。後之子孫。瓜瓞緜緜。當不忘今日繼述之意。覽是譜者。亦可以知藏山之隱德矣。因其問序於余。聊爲表而出之如此。

功過格序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爲長吏模範。垂六十餘年矣。舊日刊行海內者甚夥。而衞帶黃朱崑海兩先生。嗣於雲中授剞劂。時余膺鄉薦。兩先生出以示余。余讀未竟。知兩先生學問經濟。不在清獻公下。及誠所屬吏。諄復嚴切者。只此功過二字。諸吏莫不受而循之。會甲申之變。罵賊殉難。血灑巖疆。正氣猶耿耿在宇宙間。兩先生有功無過之初心。死而後已。嘗再讀其書。固無異兩先生焚香告天時也。今余既入官矣。思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

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爲所欲爲視官途爲壟斷以人命爲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孫始欲徼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臧過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檢點乎歐陽文忠公喜與人談吏事張芸叟疑而問之文忠曰學問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況乎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持此勿欺之一念日省月考何患過多而功少且當其自作自記書作夜記如神燃其照鬼瞰其旁欲鋪張一事覆藏一語不可得果人爲之乎天爲之乎抑赫赫王章爲之乎一思再思吾誰欺乎今諸君子遭逢聖主幸際建立之時朝而考政夕而糾虔夜求無慊而後即安雖趙清獻焚香之告又何多讓若立成格以啓後學模範具在茲書未可焚也故余既服帶黃崑海兩先生之教而併欲以了凡先生之書告諸海內之既入官者

造命篇序

大學毋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歎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聞目見巧僞百端方其習之時即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

在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故也余見士大夫刊刻感應諸書甚多提醒世人不爲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已先自欺而欲人之不欺其可得乎余妻之姪李生天葩天姿過人耕讀爲業奉妻兄恆嶽先生庭訓循理樂善濟人利物世世以之其子若孫必有光大其門者茲得造命篇一帙藏之家塾以課子孫又付諸棗梨以公同志因問序於余余讀至不欺暗室一語知書中大意頗與余合遂喜而序之爲天葩勖也蓋諸格自記功過本諸袁了凡先生工夫在人不知己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學者顧可忽乎哉或曰此於毋自欺則得矣於造命何涉余笑而不知所答以俟會心者自得之

節孝錄序

割股非經也固矣然事雖非經心有可取者余讀王孝子傳而重有感也孝子一庶人耳律之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甚難第推其心謂股母股疾母疾也以吾所得於母之股療吾不能代母之疾疾苟愈安問經耶設余過其鄉叩其廬呼王孝子而責之曰爾何爲是非經者王孝子必曰唯唯又必曰否否世有割人之股者吾知其非經不敢爲也余必曰人股可割乎王孝子必曰凡攫人之財奪人之產俾其人痛心疾首女哭兒號吾但取以奉吾親也此與割人之股何異念吾母處艱難困苦之餘當死生存亡之際吾自割吾股耳於身何毀於心何憾焉余聞此數語甯不汗顏而退也哉故曰事雖非經心有可取也余尤有感者孝子之母固節母也一門之內母以節著而子以孝稱溯厥淵源抑又遠矣傳曰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今則求孝子於節母之門。庶人之家。顧可淹沒不傳歟。宜其鄉之紳士長老。亟亟乎表而出之也。吾蔚楊子廣生。司教高陽。介在完封。有風教之責。屬余一言。以志同善。余不揣濡筆而書之。以復楊子。黏於苜蓿齋之右。孝子王學斯。完縣人。

風木聲序

李子晉陽。英年美質。在洪州稱佳士云。平日雅有稽古勵俗之志。往往於家庭間事。不遺餘力焉。曩因其尊人棄逝。方哀毀中。出所輯實蹟一帙。按年紀事。大小悉存。孝子用心。頗云周摯。余讀而序之。表其書以風當世矣。近又覽晉陽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大抵因風木而作也。夫孝子之於親。終身焉耳。遇生辰令節。如見如聞。悲感之聲。尤不容已。迨至登山臨水。問月看花之處。以及兄弟友朋論文對客之時。曰某某是吾親之所居也。某某是吾親之所遊也。某某是吾親之所敬而執、樂而與也。抱之爲情。抒之爲言。或不自知其爲詩。即知爲詩。而工拙得失。俱不暇計矣。晉陽風木之詩。有自來乎。嗚呼。詩之爲教也。孔子謂一言蔽之而歸於思無邪。晉陽之思其親而不能忘。是得詩之正者也。若夫立身行道。以光顯家庭。孝子之爲思也無盡。晉陽當知自處焉。勿負余再序之意。

勉言集序

余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則言之不朽者。舍倫常何由哉。而世之論者曰。某文某名公巨卿之所爲。是可傳也。不然。而曰某文某韋布山人之所爲。是可傳也。迨叩其文之所以然。未知於倫常爲何

如也。余論文則異是。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言之表。有是心則有是言矣。有是言則有是行矣。其自名公巨卿以至韋布山人。凡其發於心而見諸行者。舍倫常固無由也。近讀徐子雲門勉言一集。深有合於立言之道矣。夫雲門一韋素耳。平日著書可等身。名噴噴雲晉間。每詩一章文一篇出。相與咨嗟而歎賞者久之。今授梓獨勉言若干何也。雲門垂老不仕。名位不逮所親。將追溯庭訓以及負笈授經時。其猶有手澤之思乎。且積學有年。於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故。抵掌而談。不啻身履目擊。若誌譜諸編。又未始非文獻之一徵也。海內讀是集。必有咨嗟歎賞。想見其爲人。而並及其淵源者。則眞不朽矣。汗牛充棟之書。又何補焉。余益知雲門之文之所以然。舍倫常固無由也。

母壽集序

家庭之間。情至無文。非無文也。一言一笑。一豉一水。苟可以得親之歡心。天下之至文出焉。即人之操一歌一咏而升堂者。亦莫不曰是母是子。情之所不容已也。古人揚名顯親。必本之立身行道。良有以哉。近讀王子允大所集壽母詩。皆人所贈言。爲其母壽者也。余因是思允大之情。益思余與允大相與之情矣。允大爲余己丑分較所得士。自縣令以迄提學臬司。歷官垂三十年。克承母訓。惟謹而余亦以一日長。往往諄切玉於成。方其作令也。余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貽之書曰。此六字當兢兢奉之。或可望竿頭一步。不則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父母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歲滿果擢兵曹主政。及視陝西學政。時余家居侍養。於其行也。則又寄書曰。足下善事慈闈。色養備至。今懍懍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素

士也。甯得罪於卿大夫。昔令師孫輿公先生之較三晉士。芳規具在焉。太夫人亦未嘗不愛其子。一如輿公先生之爲提學也。不佞與足下片紙隻字。從此斷絕。卽足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付之水火不敢開。三年竣事。卽擢江南臬司。奉母就養。晨昏相依。允大慰甚。未幾。其母以春秋高思歸里。弟舉武科亦授官。此允大之情所以動也。既得請。又賦詩見志。余覽而答之曰。太夫人年高。兩子俱仕。誰爲菽水。情實難堪。聖主以孝治天下。凡忠君者必愛親。皆朝廷教之也。門下素有至性。此舉顧不美哉。歷述三十年情事。知余之始終與允大相成者蓋如此。余旣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允大。果以立身行道之事報之。允大足以致人之歌咏而無愧。與夫士君子歌咏其母而無憾焉者。皆情也。文云乎哉。孔子曰。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允大有之矣。余稔知允大之母賢。當必壽。願自今以往。日坐板輿出子若孫扶持左右。顧而樂之。或夜聽讀書聲。紡績聲。怡然色喜。太和常在家庭間。此則余之所以致祝也。

悼荆紀略序

蔚去西洪百里許。雖分隸燕晉。僅隔桑乾一水耳。其訂金蘭通世好者。比比而是。蓋以兩地風土人情。原不相遠。故樂於相親也。李氏素爲西洪望族。其先世有隱德。培蓄甚厚。一傳再傳。愈積愈深。子姓之蕃滋。如雲蒸霞起而不可遏也。人物之英偉。如麟遊鳳翥而不可狎也。家庭之孝友。如玉潤珠輝而不可掩也。余心重之久矣。近有李子宏基字裕修者。持其祖盛明公行實入都。就余言曰。某幼而喪父。不逮事先祖。追思前緒。繩武莫由。一日從斷簡殘編中。檢得兩伯祖悼荆紀略一書。且悲且喜。如獲拱璧。及問厥巔末。

正陽伯父曰是我幼年代書也晉陽叔父又曰今日得此奚啻璧書塚竹耶子宜梓而傳之某唯唯敢請於先生以絲蘿姻婭之宗兼文章道誼之雅忍靳一言表章乎余不敏誼不能辭竊聞東川別駕公生丈夫子四人盛明其季也少有文名屢困場屋貌魁梧美髭髯議論風生慷慨好義鄉人德之事母尤稱至孝人無間言其詳已見於法黃石胡東甌兩先生傳中余友雲門氏又表其墓勒諸石長安諸君子且有聞其風而贈以言者詩律歌行凡若干首盛明可以不朽矣余因是有感於宣明文明兩公悼弟之深情與裕修述祖之肫念也夫溫公之白首姜公之大被千古傳爲美談今讀紀略數則俾盛明公之鬚眉如見聲咳如聞亦何異於白首不易而大被重新乎兩公之用心可謂至矣裕修以煢煢藐孤積誠所動忽若有啓其衷而告之者昔馬璘讀祖馬援傳輒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異日裕修奮步成均坐看石鼓由璧水而達天池未可量也邱文莊云在生雖不遇後嗣必有聞則李氏祖德之光大不有厚幸哉雖然凡今之人誰無兄弟誰非子孫使後之讀是集者與水源木本之思篤同氣連枝之愛友恭慈孝一道同風便成雍熙世界余又不獨爲李氏一門幸矣遂書此以爲序

好字說小序

漢關公之言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斯言也與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志君子有恆之思何以異夫所謂好人者子臣弟友是也所謂好事者忠孝廉節是也天下亦安能別有所謂好人好事哉近得魏太翁先生好字說讀之原因子若孫男女各十五人象形取義而命之曰好其中仕者讀者力田者習女

紅、課紡績者。嬉笑膝前、含飴撫弄者。門以內雍雍如也。先生特舉一好字。非止慶瓜瓞之蕃滋。實以垂義方之訓誡。推其心蓋將欲人人爲子臣弟友中人。行忠孝廉節之事。在一家則一家好。在一鄉則一鄉好。卽異日男子志四方。舉而措之。或仁民愛物。或繼往開來。其好又在天下萬世。甯第一家一鄉而已哉。憶余與雝伯侍御共事西臺。夙聞太翁先生家教之美。門第之盛。早知其光大而顯揚者。方來未艾。皆自好字開之矣。因敬而書此。以廣關公所言好人好事之意。

李菴草序

杏懷無父母伯叔之樂。育於祖以有其名。名成而祖不逮。哀傷愁苦。託之乎詩以繫思。詩不一其思。流行散徙。放之於無止。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爲託也。夫人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之事。恆多於哀傷愁苦。哀傷愁苦勿得而移之。蓋有託焉爾。以我七孔四支之所發。託於簫鼓琴筑。登木執楫。持筐之所歌。輒泫然不樂之數物者。不能使人不樂。亦久矣。中有誠。乃通於情。雖介然之守。唯然之音。草木魚蟲。無不動焉。況詩以繫思者乎。靈運思祖其詩樂。杏懷思祖其詩哀。鍾嶸謂謝詩風流媚趣。不以哀傷愁苦易其樂。所託異也。若一人之身而備有其哀傷愁苦。名不成何樂。名成何樂。且名多有所不樂也。往年舉孝廉、成進士、有名當世之巨公偉人。相與飲酒說劍。觀宮闕圖書巷市。記所過高山大河。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之事衆矣。衆人且樂。爲足以得樂之情。苟人與事物之可樂。果不足以得樂之情。則樂將安在乎。今杏懷行行九達之衢。待一官未卽予。身鮮父母伯叔之樂。鬱鬱然欲諱窮。窮卒不免匡坐旅邸中。倚槁梧而吟。或懷古。或

悼亡。或言志。或感遇放歌。固無異爾祖膝下也。曹家之像。范家之硯。淚涔涔至踵。豈直太息而言思哉。余讀其詩。平厚似栗里。簡遠似蘇州。多感慨似香山。自然似元次山。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託也。人與事物之可樂。非所託爾。古言靈運才力弱。務爲清淡。無淝水霜戈電戟。已變太元之氣。杏懷詩激壯。殆其祖烈士風耶。嗟乎。前有賢者聲。無謂衆人不樂也。

胡東甌詩集序

昔人非窮愁不著書。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今人處窮愁時。抑鬱無聊。憤懣不平之氣。輒形歌咏間。去風人溫厚和平遠甚。欲其垂世立教。志在千秋。以臻道德文章之極境。蓋戛戛乎難之矣。余同年胡東甌家世爲上谷名族。負才不凡。少年登甲第。恂恂如處女。初宰豫章。卽値金逆之變。似乎造物者挫抑之。不欲竟其才。窮愁逼人。固爾也。人爲東甌惜。余曰否否。造物之成就東甌在此矣。夫人方爲諸生。習舉子業。競尙華縟。以博一售。其於聖賢之理。未暇講究大源。及取科第後。又謂聖賢之理。迂闊不近事情。率墮於游讌逸蕩而不顧。甚且說空說幻。學出世法。避而逃焉者比比。其於聖賢之理。愈馳愈遠。迴絕不啻霄壤矣。若東甌者。日處窮愁中。了無抑鬱憤懣意。求不負造物之成就者。意有在也。今聞其歸田後。絕意仕進。閉戶矻矻讀古今書。不盡不止。所著詩文沈摯奧博。而大要根於溫厚和平。不屑屑字句爲工。亦不斤斤形貌爲法。故自評云。字後於詩。詩後於古文詞。豈欺我哉。東甌年齒方壯。學力漸深。名山之業。究不可量。余性不善諛。思有以助其高深而不能得。惟期著書立言。發明聖賢之理。俾道德文章。不愧爲垂世立教者足

矣。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余不敏。勉自奮勵。異日願與王子近微及君。鼎峙宣雲之間。不知其許我乎不也。

宋紫庭詩集序

周禮大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十五國之貞淫正變。得上輶車。非若近代浮華佻佚。字櫛句比。無一可獻者。風雅而降。唐杜甫詩猶近古。其長篇短句。悉出忠孝。爲得性情之正。後世特稱曰詩史。其自開元迄大歷。凡天運人事物情。一一瞭如指掌。三百篇之遺意存焉。余嘗執此以論詩於海內之牛耳吟壇者。未敢某某少陵少陵云。然而志在少陵。久矣。山中頗近靈邱。余謬以文字交宋侯。因出居山塞外詩凡兩帙。示余卒業。如宮叶商。如珀引芥。其與余曠然相感者。直在氣格聲光之外。顧以博雅如公。過名山歷大都。足跡幾半天下。乃無地不詩。且系之記。大抵察風土之變遷。稽形勢之險易。辨物理之滔澆。問民生之疾苦。所在耳而目之者。輒留連不忍去。往往從野老田父斷碣殘碑得一二語。遂收奚囊。不欲使見之聞之歌之咏之者。失實而無據。或亦少陵之信以傳信。欲使後世讀之。所稱爲詩史者非耶。異日輶車之上。采而獻之將勒金石。奏郊廟。永之千百世。傳之學士大夫之口。則翩翩風雅。是豈浮華佻佚字櫛句比之侈於近代者哉。太史李長文序公塞外集曰。以公才處館閣一席。爲天子黻黼太平盛典。如漢遷固、唐燕許故事。庶稱其長。知言哉。蕞爾山邑。鳴琴而治。亦何足見其一斑也。

止齋文集序

世之爲文有二。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儷花偶葉。雕蟲繡蛻。如好鳥之娛耳。時花之悅目。其

文無關於世道。無輕重於人心。存之以爲游藝之一助可也。儒者之文。扶名教。正人心。著經權。約旁者以正迪幽者以明。蓋將與日星河嶽同其久遠。僅僅語言文字云乎哉。且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此又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必實能以天地之心爲心。生民之命爲命。不則支離渙隔。漠不相關。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比而合之。非謬則妄。余養母林居。垂二十年。常靜中較勘。慨此學之不易。而吾道之甚孤危也。歲壬子秋。奉召入都。卽次十日。得讀安邑馬玉筍先生止齋文集。憶余向同先生立朝。先生議論嚴正。操履堅白。其學以明倫反己爲工夫。倫安所出。乃天地之自然。倫安所行。乃生民之同然。己安所始。天地之全理。己安所成。生民之正性也。是明倫反己四字。卽通天通地。通人通己。古今聖賢之學。有踰此者乎。先生由水部調銓曹。清正不阿。考功數載。侃侃持正。朝野重之。都門與余比鄰。數晨夕。每過從先生。見素几蕭然。壁上但書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平日著書。大抵以忠孝廉節。立身行道爲根本。使衞則孫鍾元先生。居鄉則呂見齋先生。以道義相切劘。學不少懈。終養時。與余筆札往來。商立身行己之道。余嘗竊幸斯道之大明於世。其在先生乎。惜也其養未終而逝矣。先生有子四人。服先生家學。治喪一稟文公禮。既竣。乃搜輯遺文。弟子景君象緯千里荷書至。乞余序。余讀之。不覺涕之無從也。夫以人之存亡。係吾道之盛衰。則文人之微彰。亦關吾道之明晦。余又敢以不文辭。不爲表而出之哉。三晉自文清後。有眞予先生衍其傳。先生又接眞予先生之傳。先生於吾道。可謂有功矣。片語單詞。皆堪寶惜也。至其奏議之剴切。誓詞之眞摯。詩文之淡雅。講訓之醇正。讀者反復求之。如見先生危冠匡坐而論學矣。嗚

呼此世祖皇帝培養之人才開國元氣之所鍾也而今長往不可作矣諸子能世先業讀其遺書益勉強焉取其言行而光大之勿以文人自畫見天地生民爲吾人分內事則玉筍先生不死矣

雲門全集序

文以人傳人傳而文可勿問大約忠孝質直筆墨之根柢託於斯卽令布衣終厥志娛親以老允不愧名流況乎勵秘枕之勤研風雅之細著作夥夠所謂文行克副顯隱一致獲信於知己舉所生平得力者同人珍重而傳之斯豈易得也哉平城徐雲門余之道義交也雲門末冠失怙所業未就惟好古自命崛起塞上自成一家言有所撰著輒爲名卿士大夫賞識然而蓬戶尙友孳孳乎若不遑也里選待年之期適甲申鼎革一意甘貧奉母時母逼桑榆子孤幼不能代養無復仕進想歲辛卯余捧詔雲晉與雲門相得甚晚甚歡二十餘年間往復辨難各有所益嘗與抵掌論古軼事知其於經史諸書肄習若服食而汲塚蒼邱罔不究極圖域以故著書首在郡乘十四卷總計數十萬言已見蘊蓄有素次則爲詩爲賦爲記爲序爲傳爲議爲贊爲詞爲狀略銘誄爲樂府詩餘之屬體裁旣備風格斯變而晚年質語又進一境蓋本其天性之所近與夫學問閱歷之所歸見諸長言徵言者自少壯以至遲暮如一日也雁門馮子訥生以淵源之學司教雲岸與雲門稱莫逆得其全集如袁公安之於天池生慨然以必傳爲己任余讀訥生贈詩有高文垂國史奇筆壽名山之句憲副曹秋岳先生下車慕雲門之爲人贈詩有天留黃髮老詩重白登城之句聲氣之感召如此集中如薦橘啼菰諸篇無非負米夙志而郡乘佐國史粲粲儒風比諸野人

獻曝忠孝之概已著至於勵志守四壁手一卷不輟吟哦之聲徹於戶外從不問他事尤其行誼之表表者余知雲門生平甚悉其可傳者自在不必以文也今雲門之文得訥生以傳雲門可傳矣訥生既傳雲門之文而並傳雲門也訥生更可傳矣

致知格物解自序

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致知格物是入門第一事也儒者辨論紛紛意見各出說心說性說理說良知千言萬語近是者多若以之表章聖經垂訓後世實有大不可解者抑人自解而樞自不解樞自不解而並諸家之解亦若有不解者耶竊嘗愧焉近見刁蒙吉先生格致補傳一編彙集諸說參以獨解似爲不解者進一解矣樞再四讀之又不能解蓋樞鄙儒也淺學也未能讀傳安敢解經第見致知格物之解聚訟數百年而終無把柄有說內一邊者如淘沙井愈淘愈深有說外一邊者如放風鳶愈放愈遠又有內外兼說者如對鏡花捉水月愈尋愈沒著落只一格字有解爲格鬬之格者有解爲扞格之格者有解爲感格之格者有解爲格式之格者有解爲格眼之格者有解爲天壽平格之格者猶曰旁引曲喻以明格字之義也獨於物字不一其說大抵多在大學之外著解間有一二從大學看出者又若含而不露露而不全而其極力闡發者又謂六經孟子句句是格物而反不以大學之所以格物者解格物則樞之惑也滋甚矣嗟乎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而致知格物一語竟終身不解可乎此樞所爲管窺蠡測謬成拙解終不敢自信其不謬竊願與海內學者互相發明以證朱子卽物窮理之意云爾

贈言集自序

贈言集者。輯諸公贈言。以志不忘云。昔孔子去周。老聃贈以言。則曰敬奉教。歐陽文忠得龍圖。卽席贈詩。則曰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無忘長者之言。嗚呼。聖喆猶然。況中人乎。念余自丙戌釋褐。同舉進士者四百人。同選庶常者四十九人。同出入掖垣者三十人。雁序鵷班。一時稱盛。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足當書紳者哉。然而忠孝取與出處死生諸大節。知不言而言不盡。其不爲聲利釋老所奪者幸耳。至是孤陋半生矣。近年謫補開秩。退食有餘。始兢兢奉先生長者之教。所朝夕耳而目之者。小而聲韻詞章。大而政治名節。間有及於窮理盡性之學者。嘗撫心自問。以落落寡合如此。碌碌無能如此。顧猶進而教之。異日誇於田夫野老。差可當一部宦遊紀也。然而散佚幾半。可奈何。迨至歸省歸養。兩荷俞旨。諸公有祖道國門。謬加繾綣。凡爲詩若干文若干語若干以贈。其中獎借期許之意。無異飲醇醪而坐春風。甚有素不相識。亦貺好音。投之司閽。不顧而去者。有美一人。何幸而得此。夫同人倡和贈答。聲出而事已者。則偶然耳。諸公以彬彬大雅之章。匡余所不逮多矣。錫類之恩。聖主所予也。而頌之。烏哺之私。慈母所待也。而慰之。志存乎君親。言發於道義。行將與三疏畫圖。並垂天壤。是豈偶然也哉。山中菽水之暇。憶當日握手言別時。孰進孰退。孰在孰亡。無從知之者。攬其尺素篇章。伊人宛在焉。盡置之殘編斷簡之中。爲老蠹所蝕。余獨亡情若是。豈汲汲於古人受言之一節。亦有不足者耶。將何以謝諸公。

李氏合刻家藁序

余以文知李子崧巖。蓋己丑分較之役也。榜發謁余門。見其英英年少。血性過人。比考家世。則曰世大父方壺公業與叔若弟自相師友。不及戶外事。因知崧巖能愛身。異日之能愛民愛士可知也。時粵東初闢。受天子特簡。分巡海務。余曰。李子自此將愛民乎。尋從邸報中聞其兼視粵學政。余曰。李子自此將愛士乎。不意爲惡弁囑託不遂。因加傾害。義不可辱。引刃斷頸。含冤長逝也。嗚呼。崧巖之死。非若弁死之而誰死之哉。事聞。下撫軍御史臺罪之。夫死死者弁也。不死死者法也。而崧巖之叔父損齋猶恨不手刃仇人。以雪若姪之冤於地下。貽其先人恫。併貽崧巖恫也。既爲收其殘骸。招萬里不返之魂。復爲刻其遺書。表數世相傳之業。損齋仁人哉。崧巖母老。不能事嗣。未立僅在遺腹。悉損齋保全之。損齋無姪。崧巖有叔矣。獨余悼崧巖甯可殺之身。又欲存崧巖不可朽之言如此。始因文以知其人。繼因人以志其文如此。若崧巖之愛身不終。余不能無責焉。

王成博文藁序

古人以文配質。又配行。嘗深味此旨於八股帖括之外。名實不易副。卽以文名著。亦非天下士莫預斯選也。況通經之儒。經術經世。恆以精專名其家。文豈僅八股帖括乎哉。崑山王君成博。爲戴禮名宿。著書夥。够海內宗之。屢試鄉一第。壬子癸丑之間。館余家。授余兒經。乙卯同薦於鄉。成博再捷於南宮。余始歎大器之貴晚成也。因憶成博平日於世務無不涉。每與余書齋晤對。非聖人之旨不余問。非蒼生之苦不余聞。是深喻余懷。不交余以世務。而交余以道誼者。余今不以此意相期得乎。榜後將南歸。操其素業請余

言。夫成博既成進士且釋褐。文已著矣。余復何言。及卒業諸篇。其眞朴大雅渾渾噩噩。力追正始元音者。則質在其中也。其明體適用。準諸人情。驗諸物理。斟酌於上下古今。凡是非可否成敗利鈍之故。如燭照數計而得之。幾經閱歷而後發者。則行在其中也。名與實亦云相副矣。雖然此猶以文之相配爲言也。若夫雅志理學。明於聖人之旨矣。而撫躬自問曰。吾能踐履乎否乎。留心民瘼。悉於蒼生之苦矣。而反己自責曰。吾能宏濟乎否乎。卽此自問自責。便是眞質眞行。成博眞天下士。成博之文。非僅作八股帖括觀矣。余兒既與成博有淵源之誼。成博又與余兒有年譜之情。余叨一日長。所期於成博者蓋如此。成博諒不鄙余言之迂闊也。

送解法周戍粵東序

處死生患難之際。必曰吾安命也是已。夫安命者。其惟讀書學道乎。世之人方富貴福澤赫赫奕奕時。求一安命者不可得。而顧詡詡然號於人曰。吾將讀書學道也。誰其信之。余於解公法周。獨以讀書學道望之。公與余同甲乙榜。賦性質朴。自處以約。口無欺人語。筮濟陽令。以淸愼勤自矢。余亦交相勉以玉於成。三年報政。果以廉卓聞。上賜袍服寵異之。邑人德公者。頌聲爲最著。尋奉命擢戶曹主政。司易州餉。大有廉名。軍之頌於伍者。無異民之頌於邑也。旣而大農慮漕事多弊。於坐糧一官。議才守兼優者。疏公名以聞。上報可。公至則力革夙弊。往來河干。繼日夜。無退食暑。不知爲勞也。未幾以艱去。資斧無給。不知爲貧也。服闋俸居前。或誘之奔競。公峻謝去。擢池州太守。任事年餘。人比之松江李正華。李蓋去官之賢二千

石云。己亥海寇犯池郡。內應者實繁有徒。城陷。公抱郡符求死不果。逆黨亦避殺官名。不加刃。事平。坐失守遣戍。會鞫逆黨。得情皆伏誅。公曰。今朝廷始知封疆陷之鼠輩。臣戍得甘心矣。每讀公著書大意。引咎自責。卽謂官累公。公亦不必受也。公行矣。余初聞之。淚數行下。問戍所則曰粵東。余又爲公喜。蓋喜讀書學道之有其地。又私淑之有其人也。按前代謫此地者。文公芳跡。子瞻高風。俱在焉。或尋鐵漢。或摹壁記。皆可爲公友。然余更有進者。粵人陳白沙先生。以理學著。久矣。語錄無多。見僅遺集十二卷耳。至今學先生之學者。當不乏人。設一旦遇之白雲山前。執弟子禮。北面請益。庶幾如見先生焉。他如剛峯甘泉復所。亦皆此地偉人也。文章事業。表表天壤。訪其遺書。凡擇之精、語之詳者。道所寓焉爾。何不可並取而讀之。不特此也。王陽明先生貶龍場。固人所不堪者。先生從死生患難中。磨煉良知。數年而成大儒。以公今日視龍場。不啻過矣。苟有得於良知之學。益精而進之。夫豈富貴福澤赫赫奕奕之輩所能及也哉。余不敏。養母山居。日不廢學。以求幾於大道之萬一。異日走尺一書。從嶺海萬里外訊讀書學道之淺深。余必不逮公。公必有所以報余者也。始信公之善安命也已。

賀董承宇耆賓序

董君其有鄒先生之行哉。聞昔鄒先生者。蔚之弁族也。雅嗜儒書。積簡牘千餘帙。曰。吾後人或能讀之。居家以孝友聞。還遺金讓家貲。有古義士風。處里黨之間。雖犯不校。歲饑。出米百石賑之。當事請於朝。旌其門。時郡侯以德裔三請爲鄉飲賓。一時觀者。比之祥麟威鳳。按州誌既爲傳傳其事。復纂有榮終錄。撮善

行垂於家。至今表表若前日事。余聞煖泉董君承宇質朴長者也。樂善不倦。好禮不奢。積能散。安能遷。其有鄒先生之行哉。平生操耒耜。不入城市。若無所求於人。順治十一年饑。煮粥出錢活里人。及鄰封就食者甚衆。蔚之西界則廣靈也。長壑阻行人。乃獨力成石梁。通往來如虹渡。然居鄉忍讓無競。易人所難。尤好施予。親族待以舉火者多德君。州大夫備稽厥行。遵奉典制。修養老儀。君與焉。秩然成禮去。有月旦之者曰。董君其有鄒先生之行哉。不愧尊養盛事云。自紳士閭閻罔不重其人。丐余一言以表之。余何言哉。爰述鄒先生之風。與君前後相輝映者有如此。

壽錫伯長兄六十序

昔司馬溫公事其兄伯康。每食少頃。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每讀小學至此。竊歎事兄如溫公者。甚不可多得也。樞滋愧焉。他不具論。即如生日舉觴。亦問食問衣之類也。往歲因老母喜靜卻繁。至今歲八十始行慶。吾兄六十初度之祝。亦移之今歲。兄有子甫弱齡。弗嫻禮儀。樞乃補一言以爲壽。聊著兄所以可壽之理。他人有及知有不及知。樞則稔知之者。吾兄少遊州序。壯登武科。平生不作欺人一語。人稱篤實君子云。晚居南莊。守敝廬薄田。奉祖宗俎豆。暨老母菽水。三五日入城一省問。寒暑風雨。不憚往來。或瓜菜初摘。即攜筐籠獻慈闈。歸乃嘗之。於樞極盡友愛。憶樞官京邸時。一切家產租糧。賴兄悉心綜理。自供辦稅糧。及送京師食用外。餘者登簿存之。一毫一粒。井井分明。以待樞歸里之需。嘗曰。吾兄弟雖不分爾我。但弟清苦無錢。吾不忍不相體也。嗟乎。處財之義。誰其知之哉。近年村居儉約。

所積米粟聊足餬口仍樂以升斗濟人且重修南關石橋一望如長虹飛渡而且施藥息爭鄉人德之者尤多焉夫以如此之孝如此之友如此之仁且義皆出於至誠而不欺則壽之理甯外此歟是年築草堂三間成楹題曰見山堂蓋開戶見山言景也而樂山又可以言壽家庭之間情至無文敢飾說乎遂跽告母知登斯堂而祝以詞曰昨歲已週花甲子今年纔祝六旬人俚言記取生平意不及溫公保愛眞願吾兄進一觴

壽張公選先生六十序

交以道也而不以情道之至者情之深者也僕竊思之天下之鉅公偉人多矣而交者有幾交矣而往來形迹間頗類迂闊拘謹之所爲亦遂落落若無情者然其於道也猶未敢輒以自信敢云信友乎哉緬惟國初定鼎正天下人才輻輳之時大小臣工以道自守兢兢乎有私交之嫌即一時從龍諸君子起自遼左盛如豐沛亦各樂受祖宗之法度而莫之或渝識者於此覘景運焉僕嘗官掖垣居小臣之列從未敢與大臣交亦曰分在故也至銓部諸曹比肩事主固非大臣比也然而嫌疑所在亦嘗退然不相近乃獨與先生無所嫌每歲之中或一再晤訊起居問職業而語不及他蓋僕諫官也先生銓曹也立身行己之間各有道以處此越數年先生受特簡督學河南僕以終養歸雲中僕於天下之學使從未嘗以竿牘通先生早信之深矣僕僅於長林豐草間遮說中州有賢學使衡文知有文耳較士知有士耳未嘗問其誰爲喜誰爲怒而易吾文與士也嗟乎國家人才之盛祖宗養士之報詎不彰明較著也乎僕於是竊有感

也。士大夫有人心世道之責。所守者廉恥耳。近者法度漸輕。廉恥道喪。此官行同市井。而坐擁皋比。不知其所衡何文。所較何士耶。間有一二清正如中州者。又不知於時人意中。喜怒果何如耶。聞先生報績後。束數卷書。下黃河渡長江。歸金焦上下。雖未邀特達之命。而家學淵源。其子拔鼎甲授詞臣者二人。成進士者一人。餘皆翩翩知名士。門第且光大矣。先生獨閉戶讀書。晝夜課諸子孫以學古事君持身善世之道。而父與子言孝。兄與弟言友。家庭以內。藹然太和鄉黨之間。醇乎喜氣。先生之德。常伸於北固南屏萬椒之上。都下士君子思之。中州士君子又思之。僕乃介短札。訊林下高風。循我輩迂闊拘謹之故迹。其情亦大可見矣。先生出山何日。僕欲一望顏色不可得。幸素存侍讀以父執事僕。僕亦以通家子友之。志同道合。互爲砥礪。一以躬行實踐相敦勉。今日交素存之道。猶是昔日交先生之道。先生其信我乎否也。今聖主聰睿典學。迥出前代。素存列侍從。備講幄。以道自守。以家學事君。且君子道升。諸賢並進。無異當年人才輻輳時。先生仰覘景運。必手額爲朝廷慶。僕正於景運方新之會。卜先生之純嘏永錫矣。丙辰之歲。先生行年六十。九月四日。是其初度辰也。僕擬進質言。敍世交。爲先生壽。觴助然僕老矣。農部事繁。粳短汲深。退食之餘。舉筆艱澀。乃於次年五月。補前說之未逮。聊代起居云爾。

李湘北少司農五十壽序

歲在甲子。歷轉上元。是爲先生攬揆之辰。其屬司咸欲以一言壽。先生固辭。再以余言爲請則諾。余竊念素不文。曰文不足重。先生其不以余言爲鄙者。以余知先生深。而不欲以世俗格套爲先生壽也。余第言

其理而已。先生以理學詞臣歷清要。爲文章辭賦宗。性無他好。惟談學問育人材爲樂。及勤贊密勿。克勤職業。雖非外廷所知。然以素心卜之。其忠愛諒無不盡。辛酉春。先生由閣學破格拜少司農。時偕諸卿貳扈駕東遊。余亦在列。初聞命。人皆爲先生賀。先生惕然若不勝。既而駐石門。陟高山。慨慨誓天。歌詩以見志。有曰。誼關國事甯違衆。事涉民生敢愛官。爲語故人休戚至。如今不比四知寬。人讀之有疑其過激者。云何至是。先生曰。人各有志。不可强也。先生之期許遠矣。履任後潔己率屬。肅然霜清。事大小若無不以前詩勞者。夫司農爲天子平邦賦。養兆民。十五國地利之肥瘠。天時之水旱凶豐。民間戶口之消長。國計之盈虛。中外千百萬兵糈之緩急。胥以待命。而數年間軍興旁午。度支日不暇給。雖使劉管持籌。未有不仰屋嗟者。且計部爲財賦所匯。一不慎。即有伺其隙而借之以爲緣。往往明察秋毫。猶慮不免。勢使然也。而先生裕如。余聞先生之言曰。吾朝夕冰兢。前有典型在焉。謬謂不才也。因念余向承乏此席。鰓鰓然思以自勵。獨才識不逮。迄無短長。今觀先生從容綜理。有革有興。而冰操慄慄。諸司敬憚。職分以外。惕焉不敢犯。乃愧余之瞠乎其後。而諸司又復懽欣鼓舞。丐余言爲先生祝者。意有在乎。先生令嗣丹壑向與兒子學誠遊。見其英英玉立。氣骨不凡。即以大器期之。及二子同爲詩。倡和風雅。各期不墜家聲。丹壑果以妙齡讀書中祕。而學誠無似。又幸出先生之門。附西清末選。兩家世好。淵源倍篤。每見必以力學相勖。又念余衰老。問飲食起居狀。殷殷不置口。古道之厚如此。余因是益知先生之爲人。以廉靜寡欲存心。以光明正大蒞事。以文章道義待天下士。而且忠愛纏緜。答君父而信僚友。油然藹然。發於至誠。董江都所謂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生有焉。以理論之。皆壽徵也。余嘗於廷議班中見先生議事。不激不隨。至虛至公。卓然有古大臣風度。自茲以眞學問爲眞事業。壽民壽國。方來未艾。比固理之確乎可信者矣。余更有言者。今聖天子軫念民生。蠲租賦。恤災傷。除用兵以來權宜諸款。直省地方。莫不沾恩被澤。頌聲大作。先生仰體仁愛。培邦本。佐太平。當有益加推廣。爲民請命者。傑窮荒遐陬。雞犬桑麻。千百年受朝廷之賜。是司農事。可無愧矣。然而汲引人才。亦大臣事也。余既衰邁。不克有爲。實望諸君子爲之。敢因先生前詩所期許者。再爲先生進祝焉。

岳鎭九掌科六十壽序

祝壽之文。不易爲也。亦不易讀。讀者第取其確實近理爲上曰。此文之有規矩準繩者也。今世之爲壽文者。吾惑焉。敍家世則曰科目幾何代。官爵幾何人。或稱當身之科目官爵。權勢赫赫。顯榮當世者。又累千百言不止。凡皆於壽之理無當也。余論及此。未有不嗤其迂者矣。間有不嗤其迂者。亦未嘗是余言而樂道之。余是以終不敢爲祝壽之文也。掌垣鎭九岳先生。爲人落落寡合。余心竊重之。神相親。迹甚疎也。今年嘉平月。遇先生攬揆之辰。其從學諸弟子。擬進一觴介眉壽。屬余爲文以將之。余兒亦叨及門列。故不敢辭。竊謂人之品與人之壽。百有不齊。此心同。此理同也。若以理斷之。無論其家之積德累功。與其人之履仁蹈義。以及治國安民。濟人利物。無一不足爲壽徵。余聞先生家世儒素。讀古力學。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正其人也。登第後猶衣布素。既而釋褐謁選。始衣緋膺一命。蒞封邱。眞有琴鶴風度。余考其治績。惟

有課農桑講孝弟視黃童白叟如父子家人而清操飲冰特舉卓異第一甘棠之愛至今藹藹口碑間嗣蒙內召簡擢禮垣余初識荊聆其聲欬如商彝周鼎知非近今人物繼見給事數載封章屢上上卽焚草卓然以古諫官自期度其有傷國體無濟民生者甯讓而不言鄙迎合揣摩之風恥干謁奔競之習爲朝廷存大體爲言路扶正氣退食有暇晤對聖賢恬如也分校文武兩闈矢秉虛公用光掄才大典所拔類多宿學英偉之士長安無不共羨先生時進諸士訓以砥名礪行躬爲模楷復加意培植於其最貧者留之邸舍分清俸以食之若不知其爲師弟然者諸子飲水思源爭自濯磨各期不負所學以圖建立皆先生之教也夫以先生心性如此其堅凝胸襟如此其甯靜氣骨如此其孤峻飲食居處如此其淡泊文章政事如此其中正而和平憐才愛士如此其眞切而篤厚以理斷之洵壽徵也如松柏然歷霜雪而不變受雨露而自如亦何嘗矯然求異與琪華瑤草爭長久之道也哉方今聖天子斂福以錫臣民說者謂明歲値上元甲子四海清晏萬姓咸登春臺正人君子濟濟在列共修職業以佐雍熙之治是爲國運之昌以人事應之又理之確實可見者先生之德業日進其福其壽當與國運同新亦無俟區區一言祝頌爲也余雖老邁願與先生談關閩濂洛之學焉

壽韓母某太宜人七十序

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爲韓母太宜人七十之初度後家慈設帨辰者二歲余與仲君子良同壬午鄉舉又與季子六一交且善誼屬猶子云時方從鄉先生後致祝詞事未舉沁邑之紳士以踰進太宜人觴

走問序於余。且家世懿範頗悉。余起而受之曰。若母卽吾母也。愧不文。聊質言可乎。余嘗讀史傳。見所謂賢母令子之言行可傳千古者。輒手錄成帙。矢勿諼。竊有取於陶侃雋不疑之母。及潘岳之爲子者。有似乎太宜人家庭之梗概也。侃職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還。責之曰。此官物也。遺我乃增我憂。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治獄還。其母問不疑多有所平反。遂喜笑爲飲食。否則怒而不食。岳值微雨新晴之際。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壽觴舉。慈顏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由斯以觀。侃與不疑之母之訓其子。及岳之事其母。總以求此心之安耳。太宜人系出望族。夙嫻內則。事太恭人以敬聞。待妯娌娣姒。尤盡和好。仁孝備矣。猶恐遠贈公菽水之志。友讓之情。此心未嘗一日少自安也。五子勉讀父書。館穀有不備者。脫簪珥充之。以故仲季先後捷南宮。有名當世。鉅公偉人。多器重焉。餘子頭角雖未成。皆卓犖非池中物。而熊丸之教。苦心滋多矣。先是仲季同侍膝下時。聞太宜人之言曰。汝輩次第入官矣。各矢清白。勿負官守。令我心不安也。今仲釋褐。將爲循良吏以待大用。而季先以中書舍人歷三載稱職。邀封典。擢刑部主事。復遇覃恩。晉太宜人云。綸綍之榮。翟茀之美。光大先人之門戶。猗歟盛哉。庶幾安太宜人之心乎。且清白之訓。是不受遺鮓之高風也。勿負官之誡。是多所平反之成案也。仲同諸弟率諸孫。侍慈闈。舉壽觴。而季西望白雲。再拜爲祝。亦何異於板輿之奉。林汜之間哉。吁。太宜人之心可以自安矣。昔人有云。福集於惠家。裕於儉。德聚於敬。壽之徵也。魏子曰。心安則氣和。氣和則神永。壽之理也。盍近觀於太行王屋之山乎。嶔峙者其形耶。凝定者其神耶。其安何如。其壽何如也。

若西池東海荒唐怪誕之說。非道誼之所敢出矣。篇初就。余持告家慈。頗以爲然。遂書此爲太宜人壽。

壽傅母某太夫人序

余腐儒也。素戔陋不文。重以母命寡言爲兢兢。稱功頌德。概非所長。而祝壽家復好談神仙術。余又未之習聞也。往往謝不敏。有名當世之鉅公偉人。皆深信之曰。若豈故託者哉。年來家居侍慈闈。匪但不文也。且寓書知友如刁蒙吉徐雲門者。率相戒勿爲。惟有退然緘默。修家庭間事。門以外弗及焉。是余之所以報母命也。日者應州傅侯以夙望攝蔚篆。甫兩月。値太母六十一誕辰。蔚紳士稔知侯至孝。願體侯之所以壽太母者。以爲太母壽。因製詞賦以將之。謂余不可以不文謝。余作而言曰。此非稱功頌德。欲吾爲諛也。亦非侈口談神仙術。欲吾爲幻也。言者固家庭間事耳。方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郡邑實廣被其化者。余與侯同爲滕下子。母氏劬勞。昊天罔極。卽不文亦曷敢不自勉。以與侯共勉之哉。余嘗讀孝經。至卿大夫之孝有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嗚呼。一言一行。孝子所以顯其親。孝義深遠也。曩與侯神交。未窺涯際。近頗悉其議論動止。駸駸乎法與道之間。固宜應蔚兩州之亟爲太母壽也。夫壽之數最微。而壽之理甚著。余第言其理而已。余亦第以老母之壽之理。言太母之壽之理而已。老母今年七十有九。其所得於天者。無非老母所自得。老母助先嚴敦善行。爲清白吏式於鄉。俎豆宮牆之內。太母克相夫子。盡瘁王家。以忠節邀贈廕大典。光照史册。婦道得矣。宜壽老母躬行節儉。浣衣脫粟。不憚持纖庀微。以肅家政。太母首誡奢侈。以儉助廉。

懿訓懍若金石。家人奉爲師帥。壺道得矣。宜壽。老母兩子無異視。慈愛備至。惟以守法奉公。繼述祖德。爲家世光。善養祿養。無不色喜。太母誕育二難。名邑大郡之中。務以愛養百姓爲事。行見大業日富。顯秩日增。海內蒼生。盡吾胞與。無異太母乳哺伯仲時也。太母之生成。千載猶有餘慶。母道得矣。宜壽。卽今金城蔚蘿。聞父老歡聲。與士君子頌言。並獻堂上。太母御板輿出。五馬在前。諸孫環遶左右。問起居者至再三。顧而樂之。當必忻然加匕箸。余於時初進觴曰。是乃所謂體侯之所以壽太母者。壽太母也。再進觴曰。是乃所謂推老母之壽之理。壽太母也。三進觴曰。是乃所謂溯太母之宜壽者。壽太母也。余復何言哉。余復何言哉。惟念侯爲淩川先生後人。先生前理學名臣也。淵源有自。典型尙存。若乃仕優則學。其相與以有成者。幾何人也。下車以來。升堂拜母。卓乎古人風。交余尤極謙謹。意或有在焉。特敢以卿大夫之孝進。竊願自勉。以與侯共勉之矣。

壽佟母王太夫人序

孝有二乎。曰無二也。若母卽吾母。斯言也。可以知孝之無二矣。夫天下事物繁多。苟非吾親之所應有者。視之爲二可也。承歡聚順之際。關人子大節。必有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心。施受乃各得其安。其無分於人與我之孝而二之也明矣。我郡佟侯。事太夫人以孝著。幸際太夫人之賢而孝益彰。家庭之間。融融如也。公刺蔚近兩載。以平恕爲治。政簡刑清。卓蹟甚多。大約歸於愛惜百姓。每行一事。曲體太夫人撫摩至意。藹然劃然而出之。視百姓羣而在堂下。無異侯依依膝下也。某稔知太夫人賢而有德。相夫子以誠訓

侯以慈持家以儉御僕婢以正確確乎與古之賢母相媲美不獨某知之某老母亦知之憶初夏舉老母八袠壽觴公撰文爲壽榮溢庭闈時老母語某曰太夫人其賢哉有子且孝非吾家母子所敢望也汝輩其識之某跽受命會值太夫人設帨辰德日積壽亦日積純嘏之錫不蔡而徵而又有侯之孝以致之拙筆安能贊一辭雖然某之壽太夫人者文也侯之壽太夫人者實也文生於情則文而實矣第愧某爲子不克孝不足握管以言其情蓋某所盡者菽水爾侯之孝則德加百姓者也百姓食侯之福即侯所以致太夫人之壽侯之福一州也正而不私平而不苛則恤之災則救之冤則白之蠹民而困商者則釐剔之令人愛不令人畏令人服不令人疑俾羣黎百姓如登春臺之上焉且時和年豐人歌太平遙知太夫人御板輿履壽筵問民情以樸對問民風以儉對乃爲怡然色喜如呼閭閻之家人婦子話雞犬桑麻也太夫人之德曷可量壽曷可量哉即勉爲文辭闡揚盛美無以盡萬一某業受老母命操一辭登堂獻祝是仍以侯之孝之所推者壽太夫人也情在則然禮在則然所謂施與受各得其安者詎分人與我而二之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維公有焉太夫人當笑而頷之矣

壽衞母賈太宜人序

生而負天地正大之氣長而剛公忠伉直之風屹然於當代入爲家庭重出爲朝廷重往往推本於篤生毓德之二人然亦有以母代父以母代師者尤推本於慈育貞靜之一人其積之也厚而發之也必昌其事或不可得而究其理皆可得而斷也間嘗以理徵事木公生於東金母成於西長養收藏乃歸其功於

太華之上而不居。此地道也。臣道也。母道也。所以佐乾德而相成。故遠而食其報者。更無窮期也。我年伯母賈太宜人。世締閥閱。性亶端敏。幼從父母就家塾讀孝經內則。女訓諸書。未笄即儼然士君子行也。及于歸。去貴介氣。執婦禮事公姑。勤夫子。友諸姑娣。服勞謙謙。時家政殷繁。內外食指千數。凡朝夕饔飧。春秋晏享。婚嫁吉凶。事無巨細。皆身任之。而公姑兄弟上下皆以孝稱。猶曰此婦功之始也。所難者年伯贈公甫二十三歲即不祿。上奉垂白。下撫孤息。一女一男。收淚彊生。支持內外。謝除衣飾。蓬垢經營。吸啖冰霜。慘悴荊棘。十年內女嫻執盥。子勵采芹。乃別治腴田百畝。茅屋數椽。黽勉孝慈於風雨晦冥之交。即公姑父母。亦莫窺其治生之策。而宗族鄉黨。皆望之爲巍然丈夫事。猶曰此家庭無事之日。可從容觀子女之有成者也。俄而公姑捐館舍。煢煢孫子。變罹寇警。兵戎生郊。外嬰倉卒。內應艱虞。即二人襄事。諸昆亦竭蹶張皇。太宜人悉傾夙橐。盡哀盡禮。不以搶攘而廢其儀。不以分爨而卻其咎。遠邇大小。無不以純孝稱家婦。此尤丈夫子之所難者也。猶曰家事耳。既恤籌燈。亦嘗履冰。授書誨子。成丙戌進士。初筮商城蕭蕭行李。老犢莫支。太君曰。吾有生不作稱貸資。亦未有謀稱貸資做好官之理。乃毅然售孔西業。約得金百餘兩。屬單騎走。仍戒以勿妄取。勿苛刑。貽母氏憂。而商城公甫下車。芟荊蓁。繕睥睨。均里甲。招荒亡七千餘家。商得成邑。諸臺交列剡章。稱循良第一。天下皆聞而賀之曰。此母教所成也。雖然。此子以事親臣以事君。義在則然耳。猶憶公偶遣僕省母。具服食一橐。使者過渡遺水漬。太宜人知。乃手書戒之曰。守土不除道路。輯橋梁。是溺職也。公受書。即往鳩工治橋。成。至今民懷之。泐石曰衞母橋。猶曰此有司細事

也。商之境內。悍民負嵎者。四十餘寨。歷年未得平。太宜人方屬之勿請兵。勿邀功。徒殃吾民無益。汝其開誠布公。躬宣朝廷德意。去劍以留吾赤子。公卽身犯賊壘。賊環甲列弓矢伺公。公宣大義。倡忠孝之旨。諸寨伏軹斂罪。流涕請降。是太宜人一言而勝數十萬甲兵。仁人孝子。其社稷之利哉。猶曰此吏治之可爲者也。公既以賢良受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遷工曹。卽以本官兼御史按江南。宗族里黨咸賀。太宜人獨愀然曰。兒性剛直。恐疾惡甚獲過。公入境。果訪大貪臬司。特簡入告。世祖章皇帝立逮置諸法。遂奉溫旨。謂公卻餽發奸。不負委任。乃破格陞京堂。一時吏胥怖恐。天地震動。事已。忌者借端肆誣。幾巨測。聞者憂之。太宜人獨怡然曰。兒未獲罪於君父。勿憂也。未幾。荷恩歸。是明於事上之義。持身之節。而事變禍福之所不能移者也。豈非女中丈夫哉。長女歸趙。趙兩世皆遺孤。乃顧乃復。延師成家室。迄今爲趙氏留一塊肉。未嘗墜厥宗也。公以長孫未立。憂形於色。太宜人曰。勿憂也。兒性直。不能樂善。倘勉行十事。將爲吾家詠昌熾矣。侍御跽受教。母曰。先平糴。次周同族。次恤戚里。次救枯骨。平道路。請於官。免里民貢絲苦累歲除逋租。遇饑量賑。置祭田。立宗族約。行未逾十年。舉四孫。方未艾也。且也。躬尙儉朴。不佞佛。不信鬼神。而霜露伏臘。必祭必恪。勿褻典常。內外子姪男婦少長六十餘人。婚嫁諸大事。贈遺無間。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吾里大司寇白公語宗族里黨曰。賈太君善以持躬。嚴以教子。惠以及人。寬以逮下。積德以裕後昆。可爲吾邑諸巨室法。蓋達於學問之淵。明於艱貞之義。不以窮達易其所志。不以常變違其所守。不以一日之華膴而遺後人之驕奢。六十年苦節之眞。八十年劬勞之蹟。此眞偉然丈夫事。而士君子之

篤行所不逮者樞與侍御公同年登進士見公丰采氣骨杰出三晉洵國家未易得之才也比奉簡書樞竊喜此出必不辱君命而驄馬到處墨吏望風解綬實足爲慈闈光十年來菽水承歡躬耕侍養聞者未嘗不慕其天倫之樂而惜其身退之蚤也茲逢設帨之辰子若孫進觴膝下顧而樂之且曰今日之舉皆朝廷之恩也祖宗之德也吾茹檗撫孤敢云有功於衞氏哉亦祇求不負衞氏耳猗歟盛哉天地正大之氣公忠伉直之風在衞氏家庭間此卽年伯母之所以爲福而卽所以爲壽矣交梨火棗王母西池何足稱耶樞因書之以答士大夫之請及宗族里黨所願焉

壽李太母吳太淑人序

嘗聞天地間中和純粹之氣蘊蓄久而發越必奇發越奇而凝承必厚是以爲慈爲孝爲忠爲義皆中和純粹之氣所結而成而鍾於閫內者尤未易多覯非若西母瑤池之談長生久視之術浮誇怪誕爲吾儒所不道者也壬戌之春正月二十六日爲李太母吳太淑人設帨辰鄉之先達搢諸同人輩僉謀致一言以壽屬余文余不敏誼不容辭然又不敢以文祝懼失實也蓋太母于歸後婦道克修家政嚴肅上事舅姑下處兄弟妯娌或致敬致愛或盡禮盡哀家人婦子稔知懿行有素自宜曲致其歡忻各罄其頌禱初非賓客祝嘏之事余烏得而稱卽稱之猶閫德之常何足爲太母異余所異者惟太母之慈孝忠義且俾令子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有以仰承太母之慈孝忠義耳八閩自定鼎以來海寇擾攘幾四十年太母巾幗丈夫也身處困阨之中動以大義激發雖崎嶇多難艱苦備嘗無幾微怨歎甲午乙未間海

氛尤劇。慘掠遍野。太翁負經世才。慷慨有大志。聚衆抵敵。賊莫敢犯。爾時鄰近鄉邑。依託者甚夥。太母日備饘粥。以食來者。至事平不倦。太翁得以專力禦賊。一鄉賴爲長城。皆太母內助力也。迨甲寅之變。逆藩弄兵。全省淪陷。一時封疆大吏守節無虧者。僅二三人耳。其文武將士。苟且偷生。且靦然爲功名富貴之計者。不可勝數。太母素以忠孝教諸子。長公晉卿以編修歸省。適家居。奉太母慈訓。矢擒逆渠以報朝廷。間道具蠟丸疏。奏破賊方略。請大兵迅入。願躬率鄉勇一旅。迎王師恢復省會。安輯閩疆。未即行。時太翁尚無恙。與太母百計綢繆。鎮靜一方。而家門之安危利害。介在呼吸。視之泰如也。遲之又久。大兵度仙霞嶺。全閩底定。不意海孽復肆猖獗。圍困泉郡。漳援截斷不得過。晉卿鑿山開道。斬木成橋。具牛酒迎勞。大兵解泉圍。賊敗遁去。事既平。晉卿奉溫綸。以學士特用。聞邸報至。伏膝下不忍離。太母曰。君父恩深。正宜圖報。此行同爾北上。爾安心供職。是吾所願。雖異鄉風土。霜雪飄搖。弗避也。晉卿喜甚。萬里暇闕。奉慈輿抵都。躬侍色養。每五漏趨朝。辦事畢。歸寓所。與次君孝廉左右相依。已極天倫之樂。聖主方事兩宮。因滇南捷至。海內蕩平。恭上徽號。錫類加恩。太母榮膺天寵。迴想逆氛煽亂。流毒家鄉。抗節不屈。親族莫保。幸而得有今日。乃北向稽首。祝萬壽無疆。太母之心慰矣。余謂晉卿所以慰太母之心者。正未有艾也。晉卿學宗孔孟。理貫程朱。平日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之志。徵諸踐履久矣。今堯舜在上。與學日親。宵旰圖治。期於家給人足。戶登仁壽。晉卿入而備顧問。資啓沃。以嘉謨嘉猷。仰佐聖德高深。或出而秉節鉞。詰兵戎。任察吏安民諸大事。皆足國爾忘家。顯親揚名。使太母之慈孝忠義。流行天壤間。盡化不慈不孝

不忠不義之人。太母之心。不更慰哉。余聞李之先世有清溪公者。以布衣善蓋鄉國。數傳至太翁。蘊蓄既久。而太母實成之。既相夫子。遂啓後昆。始以義成晉卿之忠。繼以慈成晉卿之孝。中和純粹之氣。結於一門。發越奇而凝承厚。壽之理。醇乎備矣。余不文。敢以實爲太母頌者有如此。其鄉之先達暨諸同人聞余言。僉曰是可以爲太母壽矣。遂書之。以效升堂拜母之誼云。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感也。蔚爲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載在郡志者。代不乏人。育之成之。率出於鄉校。明末學宮傾圮。乏科第者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文。科目始開。其後官此土者。僅朔望一瞻趨耳。雖茂草盈階。弗問也。嗟乎。爲天子命吏。曾不聞操激勸者何政哉。會有曹侯者。以淇令擢知吾州事。下車以來。有百廢俱興之志。甫謁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爲國家用。此而可緩。孰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局垣。悉燦然可觀。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屬余記。將勒石焉。余亦德侯者。曷敢以不文辭乎。余惟天子右文。前歲幸太學。行釋菜禮。幾省士子肄業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人文丕變。紀清朝盛事。曹侯仰體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茲舉其作之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絃誦不輟。甯惟是尋章摘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尹學顏流鴻樹駿以應之也。孔孟顏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尚在人。皆吾師。以德

行應則有史先生東昌之孝無間言以氣節應則有龔先生諒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生耕之著述自命以理學應則有鄒先生森之致知格物是皆產於蔚學於蔚至今尙懍懍乎有生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何必仰止遍海內先名後實以辜我侯作之之美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諸士入學宮承教澤霞起雲蒸奮然而興以待異日之用卽與吾蔚先輩諸君子聯蹤接武又何多讓且人視蔚爲窮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靈亦非風水家荒唐之說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後盛衰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卽我侯藉手以報天子者尤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重修蔚州東嶽廟碑記

東嶽之爲祠也義何昉乎世之人弗察也其以神道祠之乎抑以人道祠之乎如以神道祠之神不享非禮禮之所制舉非人之所得而祠也不然者非僭則瀆如以人道祠之古者埽地而祭於禜盡然祖宗不血食孝子慈孫有聞而惕焉者而嶽不與焉嗚呼世之人何弗察也按禮冬至祭始祖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爲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求之洪濛胚胎之中凡因類致報者竊附於尊所自出之義而不爲過泰山位峙東土天地生氣從此興焉蓋自冬而春負氣成形於義爲父母祠所由昉也讀大雅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蔚地故屬邊塞豈無名世之產寄我聖朝之藩翰者卽甫申偉業代不常有至間出而爲忠爲孝爲狂爲狷近鄒魯之門接濂洛關閩之派者亦不乏人下而誦讀之子耕鑿之儔

介胄之夫坐作貿易之輩身際太平遇歲時伏臘習蜡社諸故事稔矣巍巍嶽祠豈瓣香而忘之雖然先王以神道設教所以教天下後世之孝子慈孫者詎如斯而已乎夫人之生也由父母而推之以至於始祖遠矣一呼吸而近焉由始祖而推之以至於天尤遠矣一呼吸而近焉世之人有虧體而辱親違心而害禮者祖父之罪人即天之罪人而天猶有享之者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願往往以負罪之身之心操楮幣紛然走祠下余不知岱宗有靈其果享之乎否也曩爲里人進此說惜未有明其義者時父老某以廟貌傾圮募金重葺一旦作新是舉也爲祠之義亦可以察矣因其問記遂書以勒石考舊碣創建於明萬歷四十年重修至今始殿廡門楹俱罔增置故不悉載厥工興落則康熙元年壬寅歲云

蔚州曹侯去思碑記

郡大夫曹侯刺蔚三年擢粵西潯江府倅去去之日蔚民賢者執爵愚者攀轅愛侯如慈母蓋侯治蔚有循良風云既去十閱月父老忽以去思碑文請余起而應之曰世之頌德政者多矣大抵任則頌不任則不頌頌以任而脅也思者百無一焉嘗聞頌羊叔子之文遠者悅觀贊狄梁公之碑不獲見者憾焉無他情在其中也今者父老言之而余記之夫亦何所脅而爲之者甚矣我侯之賢而民之思之者其情至也衣不深練食不重豆我侯之儉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不用句攝不擾車牛不受飲酖投繯誑詞以長輕生之習我侯之嚴以愛吾民也民思之革賄鍰絕請託我侯之正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修學宮以課士飭保甲以緝盜賊我侯之勤以愛吾民也民思之禁私派懲健訟聽訟不加嚴刑而兩造俱服我侯之明以愛

吾民也。民思之。夫民有情而無文。其丐余者文也。余文曷能文。文而不及情焉。勿文可也。聊採衆之所言者書於石。以志蔚民之情如此。前之去此土者。可以知蔚民之情矣。後之官此土者。亦可以知蔚民之情矣。曹侯名士琦。號韓伯。遼東人。由貢士順治十年任。十三年去位。

夢記告魏石生先生

余夢中得句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事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以告石生。石生曰。此乃先聖之微指。造化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然既蒙下詢。敢不臆測以對。夫天地者。乾坤之郛廓。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物。功莫大焉。然天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其事雖推衍無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先乎。人能於性命之內。時常戒愼恐懼。得其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鄙見如此。希更進而詳之。此正月八日夢。九日解也。余讀至戒愼恐懼數語。意先賢所云觀未發時氣象工夫。只一個靜字。離卻靜字。便涉後天學問。微危之界。人禽之關。於茲判矣。越十日。爲燕九節。同諸友過白雲觀中。余因而乞夢。夢長春告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覺時如冷水澆背。猛然可省。始知君子戒愼恐懼。兼乎動靜以爲功也。若兀坐一室。塞耳閉目。畢竟可靜。不可動耳。高明以爲何如。

夢易記與王允升廣文

壬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夢與一長者講易。余問曰。六十四卦之外。仍有卦否。長者曰。有。余曰。從何起。長者曰。從寅字。余曰。取何象。長者曰。執象而忘象。先父亟來語之曰。欲仁而仁至。夫夢幻境耳。古人常以驗學力。況言理言事。有禪身心者。雖幻亦眞。必述而記之。今夜講易一夢。問答分明。尤不可忘也。長者之數語。固非常談。先君之一言。實爲特訓。足下易學精切。苜蓿齋中。默會而詳解之。勿訝說夢也。王君步階解之曰。夢之說不一。有所謂眞夢者。如聖人周公之夢是也。聖人生六百年後。精神上注於六百年前。始於夢寐間恍惚晤對。是卽心成象。殆所謂夢寐通之耶。晚謂尊夢亦然。想夢中論易之人。卽生平持敬所學之人也。佩敬久而象因以生焉。問六十四卦之外有卦否。曰有。夫卦誠不盡於六十四也。引伸觸類之說。已見於繫辭。故焦氏之易四千九十六卦之繇辭所由來也。問曰從何起。曰從寅字起。噫。寅之時義大矣哉。天地生生不已之心。至寅而始動。造化陰陽之氣。至寅而始舒。晝以寅爲始。人以寅而興。故康節先生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也。寅於卦爲艮。繫辭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皇極內篇亦云。東北、萬物之所出也。亦卽太極圖所謂繼靜而動之候也。統觀之。寅乃動之始也。始悟朱子所云。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或在寅之前也。筮法九六爲老。七八爲少。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十有八變之後。奇偶動而變生。九六興而卦立。從寅字起者。或此之謂歟。問曰。取何象。曰。執象而忘象。夫忘象之說。未易易也。夫易假象以明理。誠靜反乎理之原。卽象而理固在。不必象而理亦無不在也。蓋著眼須在象先

也。況形而下者有象。形而上者並無象之可執乎。上古聖人。立象以盡意。後之聖人。得意而忘象。故學易君子居安樂玩。以身心體之。誠以非深於易者。未足以語此也。後太老先生亟語之曰。欲仁而仁至。是點醒語。若謂欲論易而易之理已至。欲傳易之人而傳易之人已至。如以道論道。至忘象而道已至。如以學論學。至忘象而學已至也。夫論易而及道與學者。何也。蓋寅者敬也。從寅字起者。或仍示以持敬爲入門也。道與學舍持敬工夫曷以幾忘象之境乎。未知孰是。惟先生夙夜兢兢。務以持敬爲下手工夫。思上卽曾孟之傳。下明伊洛之學。眞積力久。純一無間。自有夢寐之通。恍惚晤對。此卽性地靈覺之神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此之謂歟。宜與聖人周公之夢同一精神之感召。似未得以夢說而概忽之也。晚之管見若然。不知果有當否。

鄒子傳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於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賣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謁孔子。命弟子某讀其書。遂育鄒子。鄒子生而清慧。體不勝衣。弱冠以仲尼徒自許。諸子避席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矇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撰兩鎭三關志。以百卷計。撫陶唐迄今故實。且備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敍。尹屬稿。詣鄒所。鄒亦屬稿。兩人各出袖中。指率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觀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

卷好書別無答者人謂書魔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謫戍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觀心約垂百年湮沒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武承之素以古學自勖雅志表章嘗就縉紳家力索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驚得之如獲拱璧甲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爲傳又二年衞澹足水部梓而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莘來馭仲州守爲之傳頗悉著有兩鎭三關志鄉約塞語朔野山人集諸卷皆行世矇者亦一時異人也

屯牧道范公傳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先起家郃陽令歷朔州陽和監司改蔚州公少服家學以忠孝存心母太君逝遺八行圖說爲訓時有冰淵之志率僚屬對百姓悉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朴素如韋布蓋賦性清介尙儉約爲仕宦倡非佞佛持齋者比屬下吏無敢餽一酒一蔬者關西四知惟公有焉每朔望詣鄉約所講八行勵蔚士民大意歸重孝弟口自申說提出良心聽者無論老幼多感泣風俗差變焉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次年以疾卒於官無子棺斂不能給膝妾絕食亦縊死俱櫜葬廣昌士人哀之爲罷市

郿縣令宋公傳

公諱永譽字葆恥汗驫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韶萬歷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歷庚戌科進士世爲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蹟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闢

精舍於沼水聰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鄠縣令受命之日單車就任鄠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蒞任後日夜焦勞感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諸務雖倥傯悤搶攘中井井有條本年分較秋闈得士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時賀逆蓄異志久公憂之豫戒城守具躬率邑之慕義有膽識者晝戰守策紳士謂邑無重兵度不能禦公曰臣子之義誓與此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虞也亡何賀逆令賊黨持牌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其牌禁錮賊役次夕賊遂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公不忍殺復溫言勸公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不予賊怒手刃公督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烈可憫撫軍雷公興稱其爲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上其事請卹與得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趙介菴先生傳

公姓趙諱時脗新安休甯縣人號介菴八世祖爲徽君子常公諱汸卽世所稱東山先生也光祿文水公諱廷賢是爲公祖儒林伯玉公諱完璧是爲公父公性至孝善讀書少補邑諸生旋游國學公兄大鴻臚諱時用爲都諫時家居顧宗伯瑞屏至自崑山見公於坐奇之其鄉之金太史正希亦嘗稱公善屬文因負笈從兩先生游公固端人而又日聞兩先生持論侃侃莫非忠孝大節砥行立名之說益敦倫門內爲爲己之學伯玉公客亡眞州公甫弱冠擗踊幾絕扶櫬江行至蕪關登陸號泣徒跣以歸卜葬從禮公體素豐偉至是羸瘠宗黨相見有不能識者讀禮旣終澹於進取每天下大比或勸之試必謝曰母老矣吾

當以義命自安自是奉母家居者三十年既歿哀毀一如居父憂時公族姓繁衍懼親盡則情疏爲立宗祠置祭田歲時伏臘集其父兄子弟以饗以讌尊卑秩秩四方觀者莫不油然生孝悌之心也公嘗渡浙江樂武林湖山之勝遂家焉甲寅冬省墓歸而僊州寇起逼新安新安人恐各謀徙他郡縣公獨以邱壠所在無去志未幾寇果至里有惡少年引賊黨盜刼公家公走入松蘿山趨而蹶自懸崖墮著樹得不死質明爲賊黨所獲公罵賊賊大驚且見公修髯廣頤衣冠甚偉儼若神人勿敢害由是播遷流離者久之寇退而返室廬一空公視之不以爲憂獨登向所藏書處名萬青樓者見縹帙無存而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詩注諸書鏤版亦皆失去乃歎曰喪吾寶矣因諭諸子恢復故業當以重梓東山公著述爲首務先是諸子宦游四方迎養則拒寄俸則卻次子天羽官戶部遇覃恩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而公於處亂之後益留意身心性命之學足跡不入城市布衣蔬食蕭然環堵中日讀書數卷體固神完不杖而行間爲吟咏能燈下作細楷如是者復數年壽七十無疾而終子六人長端山西介休令次吉士戶部主政次靖士杭衞守備又次俊士竑翊士皆邑諸生孫二十二人爲明經者一爲文學者七曾孫十人並幼

庸齋子曰予日與江左之賢士大夫游但聞介菴爲隱君子及詢其生平後知介菴以純孝稱余敍次行事於處家庭之際致詳焉雖其排人之難救人之危莫可殫述然百行之原其最大者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暮齒嬰鋒鏑之禍而卒免於難宜矣次子天羽服官農部聞訃京邸予往弔之日見苫塊悲號至情

慘切。向之鬚髮如漆者。不一朝而如絲。予深爲感動。歸語同署諸君子曰。天性過人。不可强也。昔眭夸喪父。柳敏喪母。皆鬚髮頓白。至今稱之。天羽亦然。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動忍子傳

動忍子姓武。名之烈。字承之。蔚州高士也。賦性疎懶。不事干謁。見人富貴悖道義。輒狂笑不已。里中有孝友者。如某某雖極貧且賤。乃肅然敬憚之。讀書尤好博古。漢魏以上。唐宋以下。年月姓氏。世系爵里。悉成誦。有友勸攻舉子業。承之曰。吾無宰官命。科第非吾志也。願以諸生老牖下。又通數學。與人卜多驗。以故四方之人入蔚者。知有動忍子云。幼失恃。稍長。事其翁備色養。翁老疾。承之晝夜侍牀榻。衣不解帶者數月。翁曰。蒼頭可代汝。動忍子曰。蒼頭服役。久倦於勤。焉能代兒乎。比翁棄世。晨夕奉木主。一羹一菜。必整衣冠捧而獻。既撤乃食。垂三十年如一日。作五噫歌。追念庭訓。孝思極篤。行事取法古人。跬步不肯苟。而自檢復甚嚴。嘗指天而問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予我者。我敢效賈客之營利而忘本耶。有辨才。論古今事。頗類滑稽。間人有過輒面諍。語出人多銜之。因作動忍子傳。蓋自箴也。時或攜妻子居荒村。不欲入城市。人亦莫與交。魏子每就而問之。得所著詩文一集。名曰動忍齋小言。爲行於世。

奇窮子傳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髭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

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客典衣充酒資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閨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一語及生事者會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搆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賞且樂簷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如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而涕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者卒得詆亦不少貶後以草廬敝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爲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南云

寒松堂集卷六

書簡

柬刁蒙吉先生書

樞生也晚。待罪都門十有四年。慕孫鍾元先生之學久矣。而於先生則未嘗悉聞也。近年因退谷先生居林下。始就而商之。得知祁陽有先生在焉。每一過退谷。未嘗不仰泰山北斗也。時坐仕進。不敢通名左右。頃者山居侍母。去退谷漸遠。書來謂一時可以性命之指相印證者。惟先生一人耳。計自蔚至祁。以道里言之。先生之廬。較近於蘇門。樞執鞭以從。所忻慕焉。第因老母春秋七十有四。晨昏菽水。實難遠離。一段眞誠。託之箋素。古人神交私淑。得無近似耶。況樞地處邊塞。寡陋無聞。欲從册子上探討。亦無所得。妄輯嘉言錄一書。以求入門。又輯儒言錄一書。以求登堂。先生爲萬世道統。計所學之自得著爲書者。定不少矣。先乞惠教。啓小子之昧。而開後人之傳。或亦先生之心乎。幸勿吝。若樞輯者言也。凡以爲行耳。然行之不逮。更望嗣此進而教之。茲敢以退谷先生之言爲紹介。又託年家韓公爲先容。兼附近刻二種爲文贄。外凡例一册。以明所事之有在也。統希涵照。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佳著久不得見意者向往之誠猶未至耶抑易水秘之枕中也長至月杪走尺一問原械不謂韓公先已出境矣拙柬錄稿附聞頃讀乞言引及滄州先生序孝子之情藹然如話自揣平日鶩於詩文邇來都廢勉以縫詞頌賢母是樞之妄也敬擬小贊爲壽於械致之日南望下拜者再儻先生俯嘉此意勿與珠玉竝列感當何如承問嘉言錄竝無副稿丹陽之梓因舍親抵任詿誤不便相煩待取回原書另當呈正儒言一書乃樞蚤辨程途以爲依歸地者若云表一代之人正千秋之學曾奉教於退谷先生而謬任之先生業有斯文正統垂訓將來該括定無遺矣又何多事哉姓氏目錄奉高明教之位置不宜竝勞改正樞以愍昧辱大賢不棄下詢生平功課俾樞汗愧無地此時而諱病忌醫不忍也更不敢也念樞幼爲辭章科舉之業長居詩賦利祿之場幾如無柁之舟隨風飄泊幸而不致顛覆者惟確見盡倫爲道寡欲爲入道工夫耳乃氣質未變黑白太明兼以好古多言諸凡一言一行一交遊一取予時時有敗名之懼處處見他人之非且識見偏往往矯當世之所爲而以一事從俗爲恥凡此皆樞之病也四十以來始知向學矣從諸儒閱歷之言探討孔孟眞消息而又疑高談性命不務眞實踐履者幾幾乎徒騰口說也甚而明立宗門暗襲禪曰誤一身以誤天下後世不淺儒言之輯蓋亦不得已焉耳究竟亦屬多事也至樞山居奉母日用之間菽水而外無一可爲先生道者然而爲善於鄉未嘗少懈優游歲月萬不敢出竊思涼德如樞里社之望也習禮義正風俗亦士大夫之責也其可述而志者大抵在此此歸里三年之有事俾父母之邦聞而感焉者也第恐名根尚存立言不謹或舍己而耘人者有之驗之古人之書清夜之夢未

盡合符正苦無下手處今行年四十有七受病已非一日敬依明問縷縷詳陳先生大道爲公可因其病而藥之樞雖不敏願請事焉格物學顏二說近日偶得竝呈指示滄州序看過完上近刻八種無復風雲月露矣敢附覽斯文正統渴欲奉教儻韓公不卽復任又遲歲時何以自慰煩重印一部惠我其藉手抄錄者深慮勞神或不得不久待耳

答刁蒙吉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闇垂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稿六册敬存案頭容卒業另報儒言錄與斯文五經翼原不可以一例觀蓋儒言以語錄爲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爲二書之階梯未可知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稿呈教名儒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也高邑固不倫卽康齋薦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與本傳俱無徵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末議何椒邱邵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邵以高子許耳羽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眞禪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脚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闢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宦轍所至毀佛寺爲儒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請於退谷先生者惟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修辭立誠似當爲第一劑也別論柏鄉世好諒必慕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爲贊去縞紵遠矣但新簡銓衡不

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册附覽竝乞隨筆點正爲願仍有內篇竝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璧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率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馮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使者到蔚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晨興欲覓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函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竝諸稿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耑候台諭昨謬論康齋擬之蔡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爲權倖所薦耳惜也非責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盧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闢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爲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足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楓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竝惟詳示宋儒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盧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楓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遺之楓意斷不及此且楓庸齋祀文正者謂何甯不爲退谷先生一助高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儒言錄一册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困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不簡當如何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癲狂病者只與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在披閱示楓以的幸

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盡況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告久矣再承專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劄記之末尙乞筆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容裁答直抒胸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途遵台命也劄記莊誦數過字字會心聖學得傳千秋大事樞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罄其一得之見甯爲先生割愛不敢爲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所爲切禱者也續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竝近稿一册皆觸類而及之者先生點竄擲回以志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册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領略名言不敢草率盛仵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吉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稿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盡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烏得不感若拙手素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儻拾而梓之瓦缶在前何以法令而傳後即附在劄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書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

人心不小君子愼言愼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譏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剏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註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入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此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謔戁直諷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閏夏望前

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遽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皆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康齋原不敢與蔡邕相如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亭之知。是其不幸者也。況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眞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竝存也。惟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何嘗語語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強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尙未卒業。統容另正。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飮水。冷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遷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爲。蓋心折劄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愼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

耳。前大集稿中。不避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稿雕蟲之技。亦煩目及。猶家人說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朱子與南軒東萊商訂四書。何等功用。今人各闢壇宇。恐未可倣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札云。涇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矣。歙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刻之惠。感不去心。仕優則學。此又一益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既奉手裁。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率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行。誰說來。噫。策勵而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顧謂所行無憾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啓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請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便字也。更與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誤檢乎。諱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

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類擇諸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況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聞羣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占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倣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硜鄙。即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爲己非爲人也。授梓便爲人矣。先生愼之。擬各錄一册。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爲敝州閱月課卷。蓋鄭侯因蔚士初改策論。未諳體裁。月合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闈例。事竣裁復。竝附即事小詠。統乞垂覽。

與刁蒙吉先生書

辰冬藉復函丈。再閱葛裘。未獲奉教。原擬去歲耑候起居。寸誠不果。仰企逾深。區區之私。積至今矣。素知先生潛室闇修。立身行道。承歡太夫人膝下。有暇則著書立言。啓發後學。洵吾道之師表也。前者不揣愚

昧。妄冀裁成。累千百言。賜答不倦。深愧未能領略。抑且謬有辨端迄今思之。膠固葛藤。每多過失。蓋樞初學之人也。就其資之所近。爲其專之可爲。大抵在困勉之間耳。先生學識超絕。深心大力。與初學心麤力薄之人。迥隔天淵。故一二未合。不獲引樞而進於上也。如求放心說。先生持論自正。樞但從遷善改過求之。卽先生所謂善用之。一一皆求放心之良方也。靜坐及心無一事說。先生闡發忠憲之意亦最切。樞聊從接物求靜。執事求靜。磨鍊疏慵。再圖寸進。奉有明教在焉。至於辨駁先輩。恐屬輕狂。然學問各有得力。不可强同也。二說不能無言。然亦不能多言。仍於問途集正文之旁。附見數語。原稿另謄呈上。兩地各存一帙。以俟異日面訂何如。大著近日必多。劄記料已剞劂。統乞惠教。憶前書內有頗嫌取忌一語。蓋指先生集中文字間有涉忌者耳。非謂作序有忌也。惟鑒之。樞向以移風易俗爲志。匪一日矣。前歲因州守鄭侯嘉意人文。以舉子業月課諸生。樞亦與焉。年來專工時藝。儒言尚未成編。舍己而芸人。所不免也。無以報先生。奈何。樞家庭無恙。託庇良多。湯藥晨昏。不能無事。惟樞行年五十。讀書甚懶。著述維艱。上有老親。下有幼子。皆於一身繫之。樞之爲身計者如此。此後言期日少。行期日力。先生之教。終身以之矣。昨年退谷先生札云。聞樞至祁州。就先生講學。不知相聚幾日。所譚何經何子云云。此誤傳也。樞有母在堂。歸養八年。蔚城百里之外。未嘗一至。徒切高賢之望耳。敢以附聞。蔚有烈女。大關風化。乞先生立傳一表章之。諒必不靳也。何如。

答刁蒙吉先生書

歲前仲夏小价捧到華函讀之起敬知先生之學由博而反約居然典型也卽如求放心一段從心至於耳目言動皆然云自大學或問小註中看出楓未見而先生得之楓言頗不謬矣先生之閑邪存誠與楓之改過遷善不分內外而自合符節蓋邪與過或可强分誠與善可分內外乎哉其靜坐之說未嘗聞自尼山不必深論卽云程子靜坐如泥塑人不過門人塑先生非先生自塑也先生第居處恭耳人有浮動之氣病弱之質靜坐卻煩可也與聖賢學問何涉高忠憲心無一事之謂敬更不敢從若先生以人欲解之又似不主一矣人欲可主一耶楓前云讀書甚懶著述維艱因讀書著述之勞節省心力奉高堂課幼子也先生謂此卽與忠憲所云心無一事合豈讀書著述盡人欲耶又當別論矣讀大學古本辨辭嚴義正千古不磨至於格致補傳而總名曰翼註集先生苦心備至夫復何言所言者一得之愚耳楓於大學實無確見竊謂以曾子解經者明傳所以明經也以諸儒解經者離傳所以離經也如史例然經爲綱傳爲目註爲論斷則全經矣不然曾氏子親承聖教獨得一貫眞傳而顧不能發諸儒之所發楓尤不敢信若致知格物一傳居十傳之中不前不後何以獨失且八條內用先字者俱存此句用在字者何以獨失眞有不可解者幸朱子補傳分分明明毫無疑義後人猶支離妄誕若其無之不知講成甚話矣補傳者其有憂患乎註補傳者其有憂患乎第先生註焉楓亦註焉註之心與先生同而註之言與先生異不同而異則爲怪異不異而同則爲雷同參同酌異惟先生是賴焉謹錄大學管窺敬呈裁定歸於至當二集合而爲一分而爲二亦可何同何異哉示來辨道錄整庵一册格言固多第未識所辨佛氏諸語從何得

來。彼時禪學盛行。豈大儒亦旁及耶。抑因闢禪而始究心耶。設有辨之者曰。整庵且讀楞嚴經矣。其何以解。竝望先生決其疑。閱彙旌先生序。及答友人書三段。一一領教。南省既有虛心向學之人。何無一切近就裏之語。或亦講學門面倪然乎。此樞揣摩之言。未可薄待天下士也。率筆直復。語無倫次。惟先生鑒原。

答刁蒙吉先生書

不相聞問。又經一年。時時念先生起居著述。每切裁候。妄希教言。祇因樞菽水未盡。致老母自二月抱病至今。臥牀八閱月矣。初則腰痛。繼而胃痛。遍體浮腫。腹脹如鼓。日喫冰塊十數盌。以代飲食。說者謂年高宜補。愈補愈劇。不得已而攻以瀉之。二十日內。利下百次。則飲食大進。腫脹漸消矣。此樞所以喜懼交集。諸事俱廢也。目今雖未霍然。可以無恙。纔修一言。擬十月初六七日。當候左右。路引已便。不意遽使先至矣。偶然之舉。何相值之奇耶。再拜開函。如聞提命。方喜慰間。知貴體亦有違和。又以鼠牙雀角。重擾潛室。昔人所謂道高毀來。德修謗至。茲於先生益信矣。幸而當事素知品行。心竊重之。亦安能爲盛德之累哉。然橫逆雖由外加。工夫惟在自反。以先生學力之堅定。無庸贅言者。若樞近時攻苦。專讀醫書。以補人子知醫不精之憾。課士範俗。俱不暇及。即小兒功課。未嘗過而問焉。精神如醉。髭鬢添霜。不復夢見退谷先生矣。所問昔日神交數語。錄稿請正。所謂夜夢驗工夫。固學者事。難乎免於康齋之誚也。何如何如。東林之學。絕響久矣。後有作者。先生豈過詡乎。幸善誘焉。樞也鄙陋之人。數勞開牖。不敢信其力行與否。然而鸚鵡能言。則有深戒也。願與先生共爲之。寄來烈女一序。天地間眞文章。眞烈女。足稱雙絕。樞何人斯。亦

附不朽。涇野先生文集收入。老母初度。概謝親知。病榻非慶祝時也。過辱高誼。當於古人中求之。獨愧不克祇承耳。謹此致謝。附具不腆。爲太母獻康甯之喜。與物俱將矣。

柬孫鍾元先生書

某碌碌迂腐士也。竊不自揣。私淑先生者廿年矣。然私淑先生。見而知先生者也。讀乙丙紀事。知先生之氣節焉。讀薦舉諸疏。知先生之品行焉。讀歲寒居答問。知先生之學問焉。晤馬玉筍水部。又知先生之家庭父子安貧樂道焉。然既不獲一望顏色。一接謦欬。終未嘗一訊起居者。私心竊冀異日當有立雪程門時也。孰意十年仕宦。未出畿甫半步。十年家居。又未離慈闈一日。邊城荒僻。士大夫可通往來者。更無一人。坐是翹首夏峰。可望而不可即。眞不啻泰山北斗也。近者友人王蓼航因某與書。有企望先生。獨不得一至門牆之語。遂轉乞名篇。爲先母壽。仁人之言。足以表慈德。垂家乘。豈特菽水爲光也哉。仰止之懷。無可以報。聊步來韻。情見乎詞。但詩中見某之情。而不能見某生平之本末。某蓋二十習制義。三十習詩賦。四十習儒書。今行年五十有二。而制義不敢作。章句訓詁觀矣。詩賦不敢作。風雲月露觀矣。儒書不敢作。語言文字觀矣。諸凡言之而行不逮者。輒自舉自證。如兩造對詞。曰爾既不行。誰教爾言。此某一箇勉字。略陳於大賢之前者也。先生一覽及此。如某侍函丈而道生平矣。且某之所以敬服先生者。非言也行也。先生之言。垂五十年。有一非實踐者乎。每怪學者啓口落筆。便能言聖人之道。連篇累牘。溯流窮源。亦云盡矣。只行不及耳。某則言且不及。安問行哉。年來更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儒言錄一書。

輯而未成。皆深覽夫儒而雜禪。空言而無實用者之非聖賢。著以自警者也。俱無副本。先以序目凡例。仰呈覽定。外講章七章。大學管窺一册。是某千里執贄於先生。卽如同堂問業於先生也。幸有道正之。塞垣孤陋如某者。氣質在愚魯之間。工夫在困勉之際。淺深得失。在日月至之候。儻蒙痛下鍼砭。亟加鞭策。或可不負先生之雅意。雖途長不能頻請教益。然而修詞立誠。尙口是戒。若故揀題目。多設辨端。以蹈講學習逕。則是自欺以欺先生。某不敢也。謹此奉書恭謝。更願先生爲道自愛。悠久無疆爲祝。臨楮南望。敍述煩瑣。統惟尊照。

答孫鍾元先生書

樞二十年嚮往之志。期在今秋明春。一叩夏峰。前與高足馬構斯言之悉矣。不意今年六月。叨蒙上召。兩奉溫綸。告病之疏未允。遂不敢不勉扶入都。於閏七月初七日陛見矣。再叨聖恩。又置言路。樞惟以不克稱職。怦怦然懼。頻辱先生教札。敢不中心佩之。第期望過深。亦何能自信以信知己哉。所守者板實二字。雖五十六歲之身可勉。而每年三百兩之資斧難繼耳。此皆板實中不得不慮及者。先生高風亮節。修己及人。萬物一體之懷。必有所以教樞者。成子我存荷先生不吝提命。後生可畏乎。聞崔新安近日亦入都矣。行將躬親有道。互相切磋。仍望先生時加策勵。牖之於道也。喜當何如。安邑使正月一日至。蔚樞已勉遵召命。作序付去矣。小兒隨入長安。延師教訓。謹謝注懷。外和韻二詩。寄奉郢政。兼候道履不一。

寄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惠教溯洄雅說諸集。一一展讀。先生主持風教。備費苦心。既有由博反約之功。又有略短取長之用。當於古大臣中求之。其中採及庸言。重以佳敍。俾瓦缶亦處瑚璉之列。以此而知其略短取長也。惟是敍中之意。期望深厚。不敢不勉。格物諸說。指示眞切。千里宛如同堂。至孔顏樂地一說。佩服明論。可空從前聚訟矣。借來湛甘泉顧涇陽兩先生集。共計九套。附上。內有小簽者。某悉錄之。惟披閱時一印證焉。前小壻叩問安好。過承優禮。孺子何足以當此。感感。頃聞先生中銓之席。已荷特簡。爲海內蒼生加一餐。某愚狂粗鄙。無言可贈。惟願謝絕詩文。謹愼延接。其所以嚴防假藉者。大抵在此。此席千百其怨望。卽千百其指摘。不得不爾爾也。雖昔日以言事君。今日以人事君。職業頗有不同。而總之以道事君。素所自矢也。某復何言哉。此後瓜李多嫌。再不敢一字候起居。亦不敢再勞一字問山中矣。恪遵功令。非敢妄擬絕交也。此第一緊要關係名節者。相與有成。萬乞垂察。茲因嵩人入都。候領恩軸。膝下承歡。得此曠典。慈闈白髮。可駐顏色。先生錫類關切。且爲貴衙門職掌。懇賜速給。闔家戴德不盡。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閣務殷繁。門禁嚴肅。某引嫌自避。日久不敢裁候。昨潘藏山至蔚。備悉起居。再辱手教。竊幸大君子立德立功。此其時矣。某山中之言。曷足以擬之。前聞纂修明史。爲聖朝垂法。萬世之美事。全賴正人秉筆。是非昭然。固天壤間一部大文章也。先生願以著書名山爲志哉。過矣。又聞猶龍念藎予衰。藉大筆爲誌傳。俱當不朽。便中抄底稿示之。敝鄉張伯珩賢者也。更不可無傳。東谷先生爲之。卽先生或亦不吝如椽也。敝

州一歲之中有烈女烈婦各一人國家教化之行其效如此紀略二紙奉覽老母屢承注念今歲飲食動靜頗勝去年喜可知也某赴水之餘與州守鄭公移風易俗相與有成特願建學堂率紳士講肄其中今日簿書之欣慕理學如此者可多見哉年來受退谷先生教暨祁州刁蒙吉往復論學而當道不與焉祁州學甚正著書亦甚多斯文正統一書雅有可觀如未目及容卽寄上某一向講書謹呈二章正之不及多錄小兒屬對一册博笑某行年五十纔見此子學語且喜且嘆不敢不爲知己道也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訊來得起居知山中講學著書闢係人心世道深爲嘆服竊謂家禮一書爲風教之原宜參酌更訂用古變今此其要也詞林葉子吉鍵戶讀古久有同志但長安無處借書尚未著筆僕又欲編古人儒吏廉吏才吏勞吏事蹟爲一書以風海內仰佐聖治之萬一此亦最要者也奈僕聞見不廣蒐輯甚難作何下手工夫高明有以教我近日崇儉一節僕與元著雝伯及諸同志力持之長安士大夫皆以五簋爲約梨園盡絕十二年相沿之奢侈一旦變移先生聞之亦必快然耳潘藏山前至都門持其爲兄立嗣之贈言僕略爲次第彼自梓於上谷也王金章亦有長歌贈之因將大序手書借觀持去今藏山仍懇手書一幅裝裱册頁僕以手書續之原稿錄上書便寄我惠教佳刻敬聆率復

寄張伯珩同年書

前接遠訊已從允升家郵中八行寄復不謂閩海遊人尚未歸來幸聞秋杪抵里宦事息肩獨有力學一

事仍與吾身相終始孔子所謂時習也卿大夫林下衣鉢有詩酒田園博弈仙佛八字此皆足下夷然不屑者僕知之稔矣第在鄉隨鄉人易中之若非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能免俗乎足下位居大僚宦成而歸移風易俗是分內所當爲然必有事焉以修德爲體以講學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可以擴充天性可以維挽人心可以愛惜光陰可以啓發後學以此而答天地之生成酬君父之知遇報祖宗之培植謝友朋之期望果能一刻放得下一事混得去否高明正狂狷之流亞也升堂入室拭目竢之幸貴邑有東谷先生其人者道在是矣而又得允升親翁爲之輔翼吾學可謂不孤也允升立必爲聖賢之志堅不可移在蔚三月僕實愛之敬之足下其朝夕焉但此後音問雖疏尊所聞而行所知千里宛如同堂若握手促膝未卜何日耳頃聞足下抱兩孫承堂上顏色此卽造福三秦之報也喜可知已老母七十有七前年大病昨歲始痊然非扶杖不能行半步矣允升曾升堂拜見之竝僕與豚兒近況目擊最眞可悉聞也願學堂講書一册寄在歸庸齋中暇時一參訂爲望

答馬玉筍年家書

道里懸隔久不得芳訊爲悵忽於仲夏三日接台翰且從都門耑送至蔚喜慰殊深讀札中長言句句如話而自反功夫三年做到受用處足徵學力之純以此而事太夫人養之悅之又徵天性之樂乃下問及僕竊愧無以佐高深大約人子事親因親之善而廣之體親之心而安之此之謂大道僕皆不能也庭闈菽水謹錄大概以報承示家鐸庭訓暨念庭先生稿容當編輯用存仁孝馮訥生前所云者意謂時賢之

言。與行不符。不宜在先儒之列。或作附集可也。非僅論世代前後之說耳。今人著書者多。然而言自言。行自行。更不如其無言之爲愈也。儒言錄曾與孫退谷刁蒙吉兩先生商訂一半。尙未成帙。愼不敢出。容彙集請正。僕平生慕鍾元先生而不得見。猶之乎長者之慕蒙吉先生也。大凡先儒之學。語涉禪宗者。君子辨之。原爲後學立模楷。非詆先儒也。足下平心持論。論人是矣。豈論學哉。論人不可以不寬。論學不可以不嚴。嚴正嚴其入手處也。故論人尙有狂狷兩格。論學止有忠恕一途。如登梯然。未有不從第一層著脚者。如走路然。未有不從第一步舉足者。狂狷卽有恆也。無恆而尙謂之狂狷否。忠恕卽恆性也。不恆而尙謂之忠恕否。若學者以非常之論。疑後世之心。不言其有而言其無。無可訓乎哉。吾夫子於己則曰無知。其所以叩兩端而竭者。知不可過也。於人則曰無隱。其所以無行而不與者。行不可不及也。僕讀書。惟以知之過、行之不及爲深慮。從不敢拈一宗門語。亦從不敢舍躬行實踐而論學也。足下高明之資。好學不倦。僕實遜服。而又奉眞予先生爲典型。自有餘師矣。聖賢贊止齋淺語。皆仰止高山者也。敬服敬服。呂明德先生孝經大全拜領訖。新書輯要。卽授小子誦之。令嗣學力進矣。課藝暫存。再竭一得者也。

答左翼宸先生書

再得手教。具見先生惓惓向學。深用佩服。讀至醉夢半生。不敢復蹈前轍云云者。此望道未見之心也。先生有生以來。何嘗一日醉夢。前轍亦何嘗盡覆乎。樞生也晚。不能記憶前輩之高風。蔚有趙生奎者。備言先生事尊人純孝。不徒在服勞口體間。近者張君逸之。又述先生徒跣收繼太夫人骸骨。年近七旬。遠涉

千里。地方賻贈。一毫不納。而雲門徐君。平日道先生貧苦自甘之況。幾幾乎與世無求。地方當事。欲一過從不可得。自樞視之。蓋衆醉獨醒。芳轍踽古人上矣。若樞迂闊腐儒。謬爲先生所器重。謂於文莫猶人一節。大爲得力。過矣。第不敢不勉耳。尺牘往來。不能盡聆德緒。中心如渴。晤言何日。先生亦念及否。勸戒食牛一歌。可當箴銘。然而世俗之沈迷。不獨此一事也。奈何。拙詩四絕。亦格物致知之意。敢呈高明正之。儻有賜答。素箋爲便。不必扇頭也。外有啓者。樞待罪都門。言不暇紀。歸里以後。每歲一帙。曰庸齋紀言。將以垂示子孫。知樞所言何事。所與何人耳。原非問世之書也。先生不鄙雕蟲。肯一點攖。得與家乘竝志不朽。幸矣。

答左翼宸先生書

記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寡陋。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良。更不敢昧。況學問必須明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諒之。稿定後謬書數語。以報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既生天地間。便欲做人。既欲做人。便欲明理。既欲明理。便欲講學。既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邪說小

人便難免於謗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謗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孰得而孰失也哉首善書院考一册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聞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聞而行不立即不謗不忌而謗且忌者自在甚爲可戒若舍理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人無難先生以爲何如淩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即其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耑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與黃大音同年書

前諸書千里宛如几席捧讀闕聖類編表章之功居多觸物施附以二說尤見實地工夫悉當佩服已入嘉言錄之選此雖爲顏壯其先生舊本乃再經訂釋如經書有傳註之類不可謂非著述矣別集頗雜禪說僕識見淺薄不能窺其底蘊竊見貴里復元先生從眞予先生以正學相傳力杜近代紛雜之習僕謬謂薛後有曹曹後有辛一鄉中之一家一派也故僕儒言一書三先生敍在大儒之列且肖像祀之姚江雜禪而幸有事功僅列通儒耳其徒雖未可盡非然而不足採者亦多矣再讀尊公先生訂補功過格有云拒闢邪說力衞正經百功也又云作文字有害世教人心百過也此等皆吾輩之蓍蔡豈足下過庭而忘之耶至馬季常先生晚年好學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大道梗概諸吟擅舉釋氏與吾儒竝論或非學聖人者所宜言也僕在都門見裴晉卿三宗心印之書力辨其非不欲行世今足下爲之敍而闡揚之過失相規之謂何惟三惜釋議論佳而實際少如學者覺也云云恐夏正夫立言之意殆不止此且僕以堂下

視堂上。凡知卽是行等語。每每存而不論。世間果有知路而卽謂之走。知飯而卽謂之飽者。無有哉。馬先生長者也。沈潛有日矣。僕以蠡測海。何其不知量也。先儒有云學貴疑。僕疑而未嘗亦姑聽之可耳。歲聿新矣。學當日進。惟足下是望焉。

答徐子星觀察書

一別二十餘年矣。聞老掌科潔己如水。愛民如春。每歷一官。無不人人感頌。但生歸養十有四稔。於壬子歲奉召入都。首詢近況。我存言之甚悉。然而長安道上。論今日海內之卓有清操者。輒首屈一指。公道尙在人心也。益加嘆服。生持守生平。未敢多讓。而澤及萬姓。實拜下風。迂腐行藏。有負聖眷。眞清夜難安者也。憶昔奉贈詩。有衾影眞修期我輩。旂常大業許來茲之句。老掌科有焉。其見贈云。致君堯舜期無愧。訪道山川喜在茲。生每誦必汗浹耳。但兩相期則兩相成。念之念之。又聞黃州同知于成龍。淸骨練才。可當大用。楚中原有兩好官。老掌科以自信者信于君。久矣。今中州郡縣有可繼于君而起者否。其爲國家培植之頃。拜台札捧讀銘心。謬承愛慕之眞。屬以風教之責。敢不自勉。更願知己奉太君慈教。表率羣僚。愛惜民命。德政兼修。始終一致。以慰九重宵旰之憂。是所望也。庸言九種。附佐高深。聊代面談。敝世兄吳忠勵固始諸生也。誤考被黜。懦弱無倚。並希覆翼焉。素心相照。臨筆切祝不一。

再答徐子星觀察書

道誼交情。古人重之。近今仕宦中有同鄉同譜同僚。以至聯宗之類。皆以勢分利欲交者也。生與臺下相

勉於古人久矣古人之所重者德業相成學問相長過失相規也而生更有進焉者當此君父焦勞民生困苦軍興旁午強寇縱橫之際吾輩迂腐書生卽不能爲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臺下清操實政舉朝共知生自信生平無一不可與臺下交殆所謂鍼芥之合非耶前貽縞帶生亦竊比古人不敢爲其太過用志交情已愧難當清俸之再貽何哉見交實所以見棄也生凡愛其人敬其人都在淡然無相與之中以成殷然莫可解之誼生之愛且敬於臺下者豈僅在勢分利欲間乎返之素心大有不然者臺下果愛屬下廉吏而培植之薦拔之臺下之素心見矣敢不敬服獨清俸萬不敢領面對我存完璧歸上佐太夫人菽水卽謂生藉以轉奉無不可者惟臺下深諒之郎父母另有復啓竝原儀附歸幸代致不恭或亦素知迂腐不相較也衰年竊位無善可述謹報平安聊慰知己統希垂察不盡

與宮宗裔分憲書

恭惟老道長先生臺下家學淵源以文章冠冕天下風氣爲之大開繼而讀中秘又繼而入西臺理學與諫草並著一時海內爭以朝陽鳴鳳望之而礦害河患慷慨直陳切中時弊其立朝氣概已見一斑矣近從班行中偶爾借才聖意深淵不敢測也惟是先生經濟偉略洵足黼黻太平在內內重在外外重都人士久有公論諒高明必不以內外殊觀僕正欲從內外一致之間覘品行之高學問之大耳茲者分憲中州聞之喜甚中州爲直省腹心地四通八達供億繁多用兵以來尙不至重困百姓者賴撫軍佟先生一

身之所肩荷而護持也。況表正影直。源清流潔。共事藩臬諸君。亦不聞有過當之舉。而臬使徐子星清操如水。尤稱表表。今特擢楚藩去。所冀與賢撫軍同心共濟。爲地方養元氣。爲國家惜人才。端在先生一人矣。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竊幸賢撫軍之得先生。如得左右手。而又謬爲先生薦一賢良牧。足以奉行先生之德政。亦如先生所以奉行撫軍之德政者。則禹牧高良弼。是其選也。僕素不識禹牧爲何人。而自中州士大夫以及滿漢之經禹地者。無不極口贊揚。今日循良爲第一。及閱縉紳便覽。則籍屬敝鄉。出身明經。耳未幾而撫軍薦章列禹州姓名達天聽。僕乃益信昔所聞於滿漢諸君子者不誣也。先生讀書學道有年。愛民必先求愛民之人。忠君必首重忠君之吏。下車以後。如禹州之在屬下者。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猶憶先生之言曰。士君子宦轍何敢計。但期無愧於清議足矣。僕庸鄙之言。無關清議。素知先生愛而忘醜。不以僕言不足聽。亦或不疑僕言有所私。然而禹牧之果稱循良。果當清議與否。一入冰鑑。毫髮無遺。僕之多言。不幾於贅乎。所幸僕言之而先生聽之。天地鬼神知之者。而禹牧不知耳。今先生行矣。士大夫之愛且敬於先生者。酒幾斗詩幾篇。皆爲先生壯行色。而僕獨舉一禹牧。爲先生充夾袋。事異而情同也。先生何以自處焉。統望垂察。臨筆依切之至。

答浦潛夫貢士書

生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四子一經。矻矻終身。於易則未之學也。況易理精微。學者難之。如生遲鈍。更難十倍。年來請教於崔太史玉堦先生。冀得梗概。少開愚蒙。終以心粗事繁。不獲領略爲憾。昨讀大著易通一

集。竊窺大意。頓豁心胸。深得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旨。大裨士君子趨吉避凶之功。每篇之中。橫說豎說。一如飲食日用之常事。無論本經偏經。展卷了然。誰復鉤深索隱。此書關於世道人心者不淺。他可無言矣。嗣得易辨一書。卷帙頗繁。僅於署務勞劇中。涉獵數卦。登山望海。茫無畔岸。自愧平日於程朱傳註。未嘗窺其淺深。而辨程朱者之淺深。安能定其是非耶。先生平生之考究既深。三年之編摩更苦。此而不傳。孰可傳者。但恐此書一出。海內不察。或指其一二反程朱者而深求之。大非著書之本意矣。先生雖不得與玉堦先生談此道。亦第自信其理之是而已。重辱下問。莫贊一辭。惟佩服今日學易之有人耳。原稿完璧。容晤再悉。

寄于北溟太守書

古有交其人識其面而相得甚歡。相契最深者。往往然也。僕於足下則不然。僕家世雲中之蔚州。去貴州不啻千餘里。雖屬桑梓。若風馬牛。且歸養十餘年。並不知海內仕籍中爲何許人也。迨壬子奉召入都。始聞足下賢名。如雷貫耳。兒童走卒。悉能言之。嗣於大計過堂之時。遙望丰采。竊喜此日得見黃州矣。數年來又從司農署中見滿洲諸司之自楚來者。咸曰黃州太守好官也。長安清議。如出一口。大抵謂才足濟變。政可得民。其賢如此。然而僕之所以知足下者。尤在四知存心。一塵不染。爲今日中流砥柱之一人。眞所爲志同而道合。其相得之歡。相契之深。又不在交其人識其面也。僕賤性迂腐。從不與外官通往來。前歲一詩。乃中心之好。發於聲歌。爲朝廷志幸。爲鄉黨志喜。卽爲楚黃百姓志祝也。今年五月間。有明經寄

來華翰。並墨刻四紙。彼時僕脾胃受病。牀頭展讀。宛如接面。未得一晤彭兄。細詢近況。亦未裁復一言。至今耿歉。我輩相得相契。在千古不在今日。在道義不在儀文。以忠君報國之心。建濟世安民之業。此其時矣。足下何讓焉。僕老矣。行年六十有一。體弱才庸。於國計民生。兩無所濟。惟此硜硜之守。至死不易耳。敢爲知己言之。或見此書。亦如交其人識其面耶。近聞榮遷分憲。出自特恩。從此報稱益覘宏略。前因敝年姪崔令赴任之便。附函奉復。因其小心謹愼。可以仰承提誨。乃敢附復。再讀令公子試牘。沈摯高華。大成之器也。下帷攻苦。轉盼聯飛。廉吏之報。自無窮耳。近刻九種奉覽。以代面談。

答郝雪海侍御書

老道長之視鼇政。與區區之佐司農。皆世間最淡之人。居世間極濃之地者也。天之所以困吾輩者在此。所以成吾輩未必不在此。吾輩以守之平日者。驗之於今日。跕定脚跟。豎起脊梁。使義利兩途。禍福兩端。雖在飲食夢寐間。亦自了了分明。誰能奪之。而又誰能助之哉。今之佐司農者。已取極濃之地而驗之矣。讀老道長書有云。二十年之清操。不肯沾一點以自墮。一言自定。萬境皆非。當不慮此地之汙人耳。吾輩之自信如此。究竟人之相信。即在我自信中矣。若夫鹽務之艱難。商民之困苦。中心曷敢忘。其爲老道長所優爲者。不遑計也。履任伊始。承教尚敢回答。自後瓜李之嫌。不敢不避。假如有人過維揚求青目書。生必誓絕之。儻吾輩書問往來。而獨拒人之片紙隻字。欺人即欺天也。諒之諒之。諸惟珍重。以報朝廷。吾輩同商。無容贅及。

答湯荊峴太史書

曩在都門。竊見執事器識堅定。望而知爲入道之資。中心藏之久矣。自僕己亥歸養。菽水家庭。竟不聞仕宦何方。謝病何日。事業之表著。學問之淺深。果何如也。嗣從孫徵君質疑辨惑書札往來間。始問起居。兼聞講學夏峰。致知力行。日新月異。深幸吾道有人。精神印合。千里同堂。正不必片函商搉也。前接華翰。敍述二十年情事。宛如握手談心。感不容口。但日復一日。裁答稽遲。擬拙手撰成徵君墓表。具稿求正。豈知庸腐書生行年六十。謬佐國計。罔裨絲毫。而一切詩文書簡俱罷矣。爲徵君表墓。誼不敢辭。先藉君僑致意。另容當請裁定也。小兒年幼才疏。濫叨賢書。過承存愛。感謝感謝。所問及者。日知錄儒言錄皆未付梓。一則選擇格言。置之案頭。如單方療疾。隨在對鍼施之他人。未必奏效。一則表出元明諸儒。擬爲性理之續。及見理學宗傳。收羅廣大。可謂全書。取同既恐其雷同。取異又恐其表異。道理自在天地。資取自在人心。正如大敍所云。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體驗。擴充此心。渾然天理。數言爲萬古學宗。何同何異哉。故有宗傳。則儒言爲贅矣。此其不敢付梓之意也。高明以爲何如。近者執事侍奉慈闈。色養備至。定省之際。課子讀書。不問門外事。家居力行。道在是矣。又復潛心體認。造詣精純。致知明理。以開來學。行也藏也。惟此一事。僕無言矣。幸爲道加勉是祝。

寄李毅可藩司書

賤性寡交。於海內士大夫。知之少而信之難。其醯腐迂疏。不足繫當世之輕重。概可見矣。而意中獨知老

公祖爲最深。蓋既知其才。又知其品。並知其心也。廿年以來。雖無寸函隻字之通。實有千里同堂之契。且願朝廷旦夕優擢。爲生民造無窮之福也。乃兩浙爲財賦重地。忽遭叛亂。地方之荼毒。百姓之困頓。强半不堪言矣。幸而聖主簡任高賢。借司藩政。清以率下。惠以安民。俾赤子樂其寬仁。竭蹶賦稅。佐軍餉浩繁之需。不致司農仰屋而興歎者。皆老公祖愛民之效也。況積案不清。苦心銷結。卽非長才。難免叢脞。然而民力竭矣。竊慮守令之撫摩有未至也。所望老公祖培養元氣。全在激勸有司。有司賢則事不擾。事不擾則民生自安矣。道府爲守令之表。尤當重之也。前者兩讀翰教。未敢裁答。以存古人淡定之意。況治生謝絕交際。固老公祖素開者。姚若老道及雅念。更如面談耳。昨者世兄南行。屬候起居。想已面悉。若治生拘謹衰庸。罔裨國計。僅碌碌自守而已。不堪爲高明道也。臨楮依依不盡。

答王君棟布衣書

道誼相關。有懷如渴。非一日矣。素聞長者樂尋孔顏。功深濂洛。其於考亭正派。確有淵源。至晚年好學。孜孜不倦。所謂闇修之士。舍此其誰。豈非吾道厚幸哉。若以吾鄉論之。三百年來。自文清而至眞予。以暨復元諸公。充實光輝。繼往開來。擔承不讓古人。其他如陶如桑。如呂如白。後起闡發。尊聞行知。不雜二氏。如一家支派。統歸一宗。良可述而志也。今之學此學者。惟長者與黨絳州兩人耳。童而習之。白首而不易焉。昔人云。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今果然矣。且猗氏之衞。安邑之王。皆天姿過人。學問不敢限量。崛起而接文清。實切望之。若僕者幼而失學。老而廢學。斤斤自守。規矩弗越。僅如此耳。於聖人之道。未窺一斑。儻

見有志之人恨不千里同堂析疑辨難攜手而躬行之今既在仕路中不過以仕爲學求所以體聖主視民如傷之心而又佐國家量入爲出之計事事未能所學何爲耶愧矣愧矣大著切實體認可以坐言起行僕行之不逮未敢言學近稿六紙附求教正所學止此不足爲高明道也王敷五歸附候兼復更希爲道自玉